

曲園叢書

14
484
44





義爰奇偶爲駢儷之權輿是故經莫古於尚書而五典  
克從百揆時敘諸句卽儷句也諸子之書莫古於道德  
經而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諸句卽  
儷句也自唐以前朝廷詔命私家碑碣無不用儷偶之  
文意味深厚文詞典雅故可貴也至宋後儒者以古文  
自尊乃始尚單行而賤儷偶而於古人修詞之道或反  
失之矣余自幼喜爲四六文然氣體卑下尚不能望唐  
人之籓籬又安能由六朝而窺兩漢哉故以余文而論  
誠哉鄙薄無足觀也十餘年來從事樸學久輟不作而  
舊稿尚在篋中從前客授新安時故人孫蓮叔曾以付

刻亂後亡失其板於是杜小舫觀察為重刻之刻既成因紀歲月於簡端且使讀者無以余文之鄙薄而疑斯體之本卑也

同治五年歲陽在柔兆陰在攝提格月雄在修雌在相載生明德清俞樾記

文意和氣賦文臨典雅效何貴出至宋與商者以古文  
補正出白書以補傳致清命以宋與商者以古文  
辭而合賦之不主列舉末止曾之蓋也公其  
京與百得如於清中則世已出清之  
與文命

賓萌外集卷一

德清俞樾

皇賦 蓋無戰平不息之聲以仰笑平

乾清宮賦

序曰 公八妹小車轉為傳合

皇帝御極之二年試庶吉士於

保和殿而以

乾清宮

命題限表正萬邦宏敷五典八字為韻 臣得與焉自惟

草茅下士獲登

天子之廷仰觀

皇居之壯謹就窺瞻所及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洪惟我

大清之定鼎燕京也執大象而奮興法成鳩而遠紹襲  
九窾以挈陰陽結六連以綏億兆春臺登兮萬彙昌靈  
囊包兮八紘小車輪馬軫兮

帝維恢垂衣燮幅兮

皇綱肇蓋默運乎不息之乾以仰契乎

太清之表於赫日畿惟

天啟

聖紫縣宏開黃圖永慶雲譎波詭之觀陽曜陰藏之盛  
雖因明代之舊都已煥

熙朝之景命豈必竹宮蘭殿之相連豈必銅沓金塗之  
交映然而法泰紫以植基會軒朱以布政巍巍焉翼翼  
焉所謂

天子之堂也洵足以光四方而大居正爰自

大清之門隆然而特建芝栴與蘭橈齊輝星柱與虹梁

竝健

輦道直兮湛露清

禁楸高兮祥光顯竊仰窺

太和

中和

保和三殿之巀巀峨峨進退敢踰夫尺寸既矩疊而規重亦門千而戶萬由是而進則有

乾清門焉壯

皇極之居五峙

魏闕而成雙右

隆宗而左

景運集劍佩之琤琮直廬環而周列禁鐘遠而聞撞步香塵於鈿砌射晴日於金釘

天子御門而聽政三公論道而經邦其內則

法宮闕敞是爲

乾清花梁藻梲鏤桷雕甍珠簾玉壁金柱銀楹罍罍光而有耀倉琅靜而無聲仰栢棧之瓌麗俯礪礪之精瑩飛欄岌岌以遠翥層櫺岧岧以高撐

天屏啟

乾路平溫房深兮春風應涼室靜兮秋氣呈雖有王爾公輸之巧匠曾未足闕規制之崇宏

天子乃親庶政懋永圖覽四方之章奏知萬國之有無厥有蕭規曹隨之佐風后力牧之徒近承

意旨仰贊訐謨丞相之車曉入尚書之履晨趨至若銅  
墨之下吏圭革之陋儒亦或登文石之陞步赤墀之塗  
觀  
天顏於咫尺聞  
天語之都俞然則是宮也豈徒侈藻繡綸連之飾極細  
旃廣廈之娛云爾哉乃  
皇猷所以光被而  
帝德所以誕敷也且夫周營中天之臺漢建廣成之圃  
開宣室以受釐坐曲臺以講武或激水而泛銀鳧或壘  
土而棲金虎非不足以盛觀游壯畿輔然而費已耗乎

十家力更疲於百堵豈若我  
國家德厚信砥澤洋恩普無長楊五柞之華有衢室合  
宮之古大哉乾以法

天行直哉清而作民主蓋觀

乾清之宮而知得一以清我

大清所由應乾道而

龍飛九五繫下士之無知愧才疎而識淺雖學賦夫靈  
光未熟精夫文選何期帖畢之儒得預清華之選集仙  
侶於

蓬瀛仰

天容於  
黻冕與聞

恩詔於  
龍樓更拜清塵於  
鳳輦幸遭際乎

昇平願晨昏之黽敏請從載筆之末班恭紀

臨軒之

盛典

海運賦

序曰禹貢夾右碣石入於河又曰浮於江海達於淮泗

卽海運之權輿也三代以降惟秦與唐嘗用之然止以  
給一隅所運無多其法亦不詳於史元代建都於燕始  
定海運之策明初亦踵行之其後開會通河海運乃罷  
我

國家定鼎燕京歲漕東南之粟由運河北上其規制視  
明代尤精而比年以來亦閒用海道蓋以廣轉運而裕  
倉儲意至遠也夫海運與河運相濟不可偏廢明邱瓊  
山大學衍義補已詳言之方今  
聖人在上寰宇鏡清竊幸海運之有成而度支之無匱  
也謹獻賦曰

粵自會通之河開於明代南則從淮浦以首塗北則順潞河而下逮流衣帶之一條轟雲帆之千隊喧邪許而相聞利轉輸而無礙龍分水以效靈鷁畫船而不退蓋通運道者三千餘里而奏成功者四百餘載然而事不厭乎詳求功亦資乎旁貸

天庾之儲積不可以一日虛水道之變遷不可以一時概必有海運以濟其窮乃所以重京師而實畿內今夫海也者茫乎莫測負乎無邊小雲夢之八九泛弱水而三千泡泡渾渾汗汗泔泔吞吐則煙雲成市隱現而宮闕疑仙白馬之驚濤動地綠魚之巨浪連天何處認扶

桑之斫何年迴採藥之船乃因運道之艱而謀諸海將轉南方之粟而達之燕或且驚其遼闊謂未卜乎安全夫孰知

帝澤之涵濡者廣而海若之呵護也虔爾乃自吳淞以啟行望津門而戾止問估舶而程長駕沙船而行駛無龍骨而舟不畏沙有蟹戶而人皆習水編以冊則甲乙之籍可稽定以盤而子午之鍼善指船萬石而如山沙五條而似砥出十激而飄然挂一帆而去矣其山則有大竹小竹南楂北楂鷹游之門吸喋雞鳴之島嶼呀狼雄踞而作鎮蛇逶迤而無涯其洋則有清水瀉水銅沙



大沙或黑而如漆或綠而如漆養魚之池清澈鬪龍之  
港周遮蓋山之大者歷一百五島而始盡水之深者至  
五十餘托而猶賒當夫雷雨忽來風濤交襲候潮之蟬  
橫行踏浪之魚人立或寄旋而稍留或拋錨而小集迨  
至天日精瑩煙雲噓吸舟平無礁淺之憂粟靜無炎歎  
之及鏡千里而通明舵萬鈞而穩執量以鉛而水識淺  
深候以香而更調徐疾既枕席之俱恬又餽糧之咸給  
此所以境無險易而皆安人閱往來而愈習雖遠涉乎  
重洋曾不遺乎寸粒然而有備所以無患善作所以善  
成風或順而或逆礁或暗而或明島嶼或遠而難定汶

港或小而無名參稽必密會哨必精督以乘楫之使巡  
以下瀨之兵謹綢繆於未雨邀庇祐於無聲廟酌靈胥  
之酒船懸天后之旌颺母之風不作陽侯之浪皆平黃  
蓋壩前穩度劉公島外安行道遠若咫舉重如輕乃不  
勞乎人力而並集於

帝京於是

天子乃命大臣董漕政維北卸而南襄譬春朝而秋請  
水亦知歸風能順令不憂海氣之鹹何畏海濤之勁問  
倉廩而皆盈繫歌賦而共慶顛非珠而能圓粒與玉而  
俱淨以充軍國之需以立蒼生之命度支裕中外之儲

財賦想東南之盛然後知海運之可行夫誰謂權宜之  
非正吏無蠹而孰飽其私民有鳩而各安其性請以渤  
澥之無波仰見

朝廷之有

聖夫海圖之詭誕與海賦之紛綸詫魚龍之變幻侈樓  
觀之金銀不過安期羨門之說誰覩蓬萊方丈之真惟  
九重之有慶斯八表之無塵既禱豐穰於田祖兼資飛  
輓於波臣浪無花而白輭倉有粟而紅陳官方嚴則雀  
鼠之耗皆絕

詔書肅而魚龍之氣俱馴既委輸於道路自充溢於倉

困初無煩乎葑屋已告慰乎

楓宸蓋運於河者所以示積久無弊之法而運於海者  
所以極變通盡利之神繫浙西之下士本海隅以爲鄰  
愧太倉之叨竊報涯涘而無因冀鱗恬而羽順常修貢  
而效珍庶下紓夫民力亦上答夫

皇仁

記

楊嘉橋俞氏雙忠記

臨平山之陽一小橋曰楊嘉其地松翠欲流山青如滴  
清流一曲老屋數椽有俞氏家於此數百年矣在昔金

源鼎盛天水中衰舉族北轅一龍南渡已作金人之世  
界重還錢氏之河山白板偏安未定小朝之局黃袍倉  
卒竟爲絕地之投寶玦王孫伏路旁而泣金環貴將提  
戰鼓而來難潛劉季於芒山將繫秦嬰於軹道則有俞  
氏兄弟二人者身在宋家之淨地心傷趙氏之孤兒俱  
奮耨鋤共當鋒鏑傅南容之按劍同其必死之心臧子  
洪之登壇遜此激揚之氣王羆當道自號老羆張燕入  
軍人疑飛燕十盪十決一縱一橫卒使沛公得出平城  
光武遂離危渡而白骨兩堆已並襄王琳之血黃泉一  
笑竟同銜溫序之鬚嗚呼其人奇其功偉矣所慨者肝

腦雙塗保此趙家之肉而江山半壁壓於秦字之頭棋  
幸入乎九宮環竟忘乎二勝孟婆風惡葺母草荒雖復  
描瑞應之圖修中興之禮而名將竟騎驢以老深宮惟  
養鴿自娛苟二子之有知亦九原之抱恨耳况當日者  
崔府君之靈應已建神祠玉孩兒之存亡猶關宸慮惟  
茲人傑合號鬼雄而廟未立乎雙忠傳不登乎獨行晉  
文返國不錄王光漢祖論功竟遺紀信又安望其念兩  
宮之環佩思五國之風霜也哉今者故宮久廢遺老無  
存木燈檠已出人間竹如意誰攜臺上而一廬獨古五  
畝未荒蓋忠魂之所憑依卽神物之所呵護矣惜乎山

林寂寞難尋埋碧之鄉名氏流傳未附殺青之筆

兄名太和

弟不考雖耳孫之猶在而心史之未收余久作寓公得詳

軼事歎異日廟堂屈膝人盡非夫羨同時草莽捐軀死

猶競爽先君子曾以詩紀之而并謂有宋高宗御書永

思二字則書缺有間傳聞或殊詢之故老不無異論余

因書都較以告將來庚頭數盡雖無思肖之人箕尾魂

歸當入昭忠之錄

沈東江先生手卷記

先生名謙字去矜仁和人明季諸生

夫使天為粵苑九星爛其常明地有策疆六幕負而承

固豈不山巍日煥里抃塗歡哉而乃金虎易逢銅駝難

久呼牛繼馬種李代楊地鴈一星頻頻下墮海鳧三丈

處處生毛古傷心人所以有百憂萬憤之章四怨三愁

之作矣當明社之將屋也蒼鵝甫出青犢旋興盜賊磬

牙鐵額銅頭之隊乾坤宥漢免葵燕麥之場迨乎金鏡

亡秦珠囊歸漢而櫓槍乍掃未盡黃巾炊火猶多各爭

白板甲兵雖洗干戈未包東江先生以秋後之晚香作

燒餘之幸草公信采薇之感伯封離黍之悲悉皆韻以

短歌彈成苦調夢華小錄不無故國之思穆護新腔大

有勞人之感是卷五言詩四十首乃順治四年避兵舍

山感觸體觸舟而錄者也時則庚冰舟小杜甫衾寒棹

鳴軋軋之鴉夢醒蘧蘧之蝶白月將墮黑風忽吹掠坡  
老之船初疑鶴影裏景升之骨并少牛皮嗟乎燈火三  
更竟到髑髏臺上煙波一棹乃游羅刹國中卽此長夜  
漫漫疑聞鬼哭想見中原莽莽絕少人煙於是舐虎僕  
之毫潑麋丸之墨寫范雲之宿構哭阮藉之窮途其有  
悲火潛燒愁苗暗長者乎而予讀之重有感焉夫吾儕  
生當文軫之同人在義皇以上九塞有腐居之樂八荒  
無鹿駭之虞金鳴銀湧大地呈祥朱脫紫英普天告慶  
乃近者偶天弧之不直致海水之羣飛此不過九嬰十  
日暫出於堯天菌鶴文犀自投於湯網然而蠟丸朝奏

徧南戒以俱驚玉弩宵沈竟西流而不定螢火之丸難  
覓何處避兵羊皮之役高懸不堪卻敵於是軍門嚴檄  
插雉羽而馳壯士銳頭帶虎毛而走或曳長繩於市上  
或納短刀於鞞中或自負奇癩願隸黃皮之室或私相  
遮遡高張赤心之旗士被褐而談兵民負楯而習勇回  
憶平日者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衣一聽鼓  
鞳頓殊風景而况乎玉樹歌闌銅仙淚盡萬重桑海一  
箇陳人如先生者何怪其如意敲殘唾壺擊碎憤欲效  
康回之觸恨難爲精衛之填乎雲煙易逝翰墨長新其  
詩則雷輶電春之聲其字則烏頰魚頰之勢雨香金丈

外集一  
既切梓桑之敬兼深文字之緣重付襄池廣求椽筆散  
珠橫錦已徧名流氏厭但吹不遺下走負聲無力且爲  
丁敬禮之小文終古長留此是孔巢父之詩卷

周心穀少府南澗殺賊記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六年流沙西靜盤木東臣方開文  
詞雅麗之科以重郡國孝廉之選而缺徒告警滇水生  
波翦花練以揭竿吹蘆笙而代角雖蚩尤之星旋落而  
延陀之雪殊狂則有南澗巡檢司者以元父之窮地著  
黑子於其間一軍挂守提之名百里半舞杵之俗仁和  
周心穀先生負其八達之才歷此百僚之底官真如繫

不容舞袖回旋城無可葺何待韉尖踢倒而乃自提柶  
鼓高築壅門麾兵傳白羽之矜練士啟黃皮之室班超  
出塞假鼓吹幢麾延壽治兵陳管絃鐘磬寇來不上民  
賴以安不謂黃龍之毒未消黑蜮之災又作先生吹笛  
止雨投珪禱河放木鵝以測其淺深作土狔以防其橫  
決景陽植表豫識水來索勦荷戈要從河鬪而一鼓之  
鐵築壘未成半通之銅隨流俱去民於是乎始無固志  
矣越數日銅頭鐵額勢若風來飛鳥偃魚氣如雲作先  
生持五殺以應敵開三和以受軍帳下健兒親酌義臣  
之酒軍前壯士橫吹延伯之笳而陣缺龜圍兵空鶴列

十盪十決寇乃益深八上八下士將不繼或自賊中以  
刃斫之摩訶擲銃遙擬額間仲禮受刃竟傷肩上護頸  
無干闔之玉避兵少螢火之丸幾乎鬼馬騎回神鴉飛  
滿有起於眾中者曰此良吏也義不可殺於雲翱翔旖  
之中效捍衛候遮之力掖從陣上扶至田間其人白面  
而秀眉初非紫鬚而穉色蘆中漁父竟不畱名桑下餓  
夫未曾識面噫異哉豈赤子潢池尚知慈母抑黃魔使  
者來護仁人耶賊以其間遂入公廨大肆搜牢虛加恫  
喝張燕公之肉豈是黃羊顏魯公之奴并傷銀鹿公子  
某受創不去請以身代母命江革倉皇負老親而走朱

暉慷慨使羣盜皆驚恹篋一空籠東四散先生覩寇氛  
之惡痛民命之殘自裹金瘡重環鐵甲率盡餘之眾爲  
窮寇之追畱贊披髮以呼天王羸露髻以當道眼中有  
鐵耳後生風左右翦屠後先遮迤橫紫大蟲而舞戰血  
交飛麾朱落鴈之軍陣雲莽起生擒其渠魁二人餘眾  
皆遁是役也其時則水潦方至民不聊生其兵則突將  
無前士非素厲而能力過於鴟張之始窮追於梟散之  
餘鞭起瘡痍鼓成精銳叔寶數騎馳盧明月之營中德  
威一呼縛陳夜叉於馬上故知兵無論乎眾寡官無論  
乎崇卑腰間但有龍泉便堪殺賊背後雖無虎節也可

行兵使得建丈二之旗挂斗大之印謝太傅爲十五州  
都督樊將軍以十萬眾橫行安在不西髓剛戎南腦勁  
越也哉事聞於

朝有

詔以府經歷縣丞升用龍光萬里傳來

天語之溫馬足一官換去頭銜之冷人以為弱翁之治  
迹已上於朝廷萬福之威名并加於草木從此風高翼  
展水大鱗舒不有狼貪安能鵠起而不知壁壘之際都  
有規模履屐之間無非經濟益必尹翁歸之略能武能  
文李普濟之才入粗入細而後能龍頭冒險虎尾騎危

鑿出凶門變成吉兆不然神亭擲戟幾隕伯符虜矢射  
牀已傷公則尙能手擒名賊身作長城哉或謂先生前  
爲安徽土橋司巡檢適有洪水之災爲講陽流之法隄  
無蟻孔民得鶉居卽此生靈數萬奪還羅刹之宮已堪  
功行三千寫上神仙之簿以故中申孫之矢小白雖僵  
乘丑父之車倉黃竟免白天祐之非人力也是則陰德  
未酬丙吉之身不死仁心所被袁安之後必興其殆有  
庭列鳧鐘寢陳鴟尾者乎樾黍有葭葦之戚愧無金石  
之文乃從萬里之遙屬以一言爲記因書都較以告將  
來若夫他年報國之宏猷平日活民之德政則蘭臺石



室自有鉅公狃鳥蠻花非無興頌下走無庸置喙也

論

反絕交論

夫三盈三虛孔門不免一貴一賤翟公所悲荃蕙化而爲茅荆棘樹而得刺子既知之可弗論也然而么絃不能調琴瑟之音出土不足塞江河之漏鳥猶求友鹿必呼羣而况於人乎昔舜生三十載而得七友乃受命於黃龍武合三千人而爲一朋遂收功於青鳥夫聖人之德天子之尊猶資羽翼之功何論蓬蒿之士然則絕交之論翻其反矣且夫七相五公之第重侯累將之家乞

兒附火而俱來名士望塵而競拜觴羣賢於金谷坐十哲於華林斯則意在繫援義非膠漆當面背面容有殊情翻手覆手遂成變態黃金氣盡白水盟寒交之不終世所恒有而遂媿彝倫於豺虎同人道於馬牛則又過矣僕以爲交之不可無者蓋有四焉請爲諸君揚扅而陳之趙岐復壁實賴孫賓張儉望門卒投李篤妻孥零落郗成子之宅可分盜賊齧牙菴巨伯之身甘代空柳之下讓革子以獨生翳桑之中遇趙盾而不死此患難之交不可無也否則孽鴈易驚枯魚難活日冉冉而已暮風蕭蕭而太寒傷矣鮑叔分金子與裹飯寒憐范叔

贈之以袍暑遇買臣貽之以扇周黨之訪閔貢舍菽清  
談步騭之與衛旌種瓜互給此貧賤之交不可無也否  
則天之厄我鬼亦笑人既無班史質錢并少胡奴贈米  
窘矣乘車乘馬之盟班草班荆之客送鄭莊之去不必  
齋糧迎蘧瑗之來爭爲接草門生吹笛隨新息以南征  
名士彈琴招季鷹而北上此羈旅之交不可無也否則  
雲諏波訪梗泛蓬飄徒與馬而成雙將呼猿而爲伍孤  
矣杜伯之死從以左儒薛漢之喪主者廉范荀君後事  
竟託鍾繇呂公暮年惟依樓護良辰美景想夏侯之生  
平白馬素車呼巨卿爲死友此生死之交不可無也否

則墓門棘滿賓館苔封子孫辱於牛醫著述飽乎蠹腹  
悲矣嗚呼七十子亡而大義乖三千金出而天下鬪竿  
摩旣熟掉磬益工攀龍之賓附驥之士吾無取焉而若  
此四者義貫乎金石神喻乎草絃風雨不輟其音丹青  
不渝其色急難之誼等乎弟昆同心之歡均乎伉儷曷  
可少哉曷可少哉僕窮鄉樗櫟人海萍蓬襍衡之刺生  
毛到漑之門羅雀何嘗置通賓之驛游結客之場然而  
客土危根年年浪迹天涯芳草處處牽情或酒冷茶殘  
糠燈共翦或風尖日瘦茅店同投或憐龍具之寒而稍  
周其匱乏或憫蟲雕之苦而雅愛其文章苟有一日之

知孰非終身之感雖蹉跎貧賤難酬知己之恩而能蔽  
風塵豈是避人之士揚子有云翕其羽朋友助也僕願  
與諸君子共保素心勿渝白首猶種樹而擇地毋拔葵  
而傷根所謂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者其在吾徒與若夫  
公叔昌言於前孝標申論於後斯皆不平之說有激之  
談非可以鏤金版而書玉牒也

廣樂志論

子讀仲長統樂志論听然而笑曰此獨樂其樂者也夫  
鵠鷄恆笑鸚鵡常啼物之不齊人胡獨否而可以一人  
之所獨爲眾人之所同乎世有瘁煙霞仇軒冕若郗嘉

賓好間棲隱阮思曠少無宦情斯蓋介性所存恆情勿  
喻而必使逃聲朝市充隱山林吾恐樂之者少不樂者  
多矣僕本恨人聊且快意請遵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而  
結佛門皆大歡喜之緣時也日月舒長乾坤熙皞奉三  
無之聖主大一統之朝廷則有黃散舊家金張貴姓誕  
石麟於天上降彩鳳於人間羊叔子生有夙根馬伏波  
幼推大器璧人市上共羨華年金馬門前早蜚清望碧  
油紅旆爭迎使者之車黃尾裴頭手握詞人之秤門生  
滿乎霄漢盛事繪乎衣冠而又建節出疆秉鞭作牧元  
稹才子竟拜將軍荀羨少年已官牧伯迴翔中外彈壓

外集一  
山川甄濟生兒名以所居之職王筠編集題以所歷之  
官閩外則黃鉞專征謝太傅爲十五州都督朝中則金  
甌枚卜郭令公歷廿四考中書必使極祿位於人臣雷  
功名於國史象笏滿其榻上鳧鐘列於庭中而後軒冕  
辭榮林泉怡志官雖黃閣身尙黑頭小行人護元老而  
歸來大長秋問夫人之安否樂乎否乎雖然旣極尊榮  
必兼安富使太尉之府竟若乞兒宰相之廳還如奉禮  
雖云清介未免酸寒破上袞而不華飽堂餐而無味夫  
惟銅山舊賜丹穴新開南金北毳爛其盈門夜月晝星  
美哉此室出則旌麾夾道錦繡一條入則絃管迎門金

釭二等乘軒之女三百而非多下箸之錢十萬而猶少  
每當戟門月滿鈴閣風和飛騎傳賓呼燈張宴酒人迎  
到玉勒穿花肴駟催來紫衣將炙孔融北海庾亮南樓  
客游不曉之天主住忘憂之館又或元戎小隊時出郊  
坰壯士短衣各矜身手伐狐擊兔絡野籠山蠶旗動而  
戰士飛貂帳舉而佳人笑乃命玳簪之客珠履之賓翻  
出饒歌譜成樂府摹來獵碣勒作豐碑樂乎否乎雖然  
此仕宦之榮非家庭之樂也以彼早奮天衢少登雲閣  
故當鼎鼐調羹之日猶是盤匱視膳之年雖龔少卿之  
立朝大節已徵蹇蹇而蘇易簡之登第小名仍喚岷岷

夕集一  
且又金友玉昆蟬聯乎皇路伯霜仲雪雀起乎臣門或  
東川西川對持虎節或大郎小郎同拜鸞臺非徒棠棣  
兩碑花萼一集而已乃有柳絮清才桃穠豔質玉臺聘  
定金屋迎來嬌女詩工本是掃眉才子郎君官早遂爲  
接腳夫人鴛社晨開蚤氈宵暖能言秋月便是詩人欲  
畫春山還呼夫婿鸚鵡必共燕燕不孤節鉞所臨稽帷  
亦至軍民扶服共迎金母木公親故流傳羣羨沙哥崔  
嫂伉儷之樂訂乎百年倡和之詩合爲一集鳳雛驥子  
旣疊疊而登朝玉樹芝蘭又森森而繞膝樂乎否乎雖  
然人非金石境易桑榆苟此樂之不常亦有生所同慨

則必受八瓊之祕訣鍊九鼎之還丹爛煮瓊花飽餐玉  
屑蓬萊仙籍誌定生前玉版徵書降從帝所鶴鸞並跨  
雞犬皆昇母奉桃枝師尋桂父文簫夫婦臥瑤島而忘  
寒武夷弟兄住名山而不老或者仿幔亭之例訂緱嶺  
之期召異代之兒孫聚同時之父老霓旌虹旆備天上  
之威儀霞褥雲裯見仙家之富麗擘麟作脯呼鸞使歌  
彈王子登之琅璈一開俗耳雷安期生之玉鳥長誌仙  
蹤然後返太虛凌倒景三山五嶽萬歲千秋樂乎否乎  
夫如是也極天倫之盛而又益以人爵之榮享富貴之  
全而又終以神仙之福豈非人情之所樂而天壤之所

同乎彼仲長統之論烹羔羊以奉客釣游鯉以自娛何其陋也僕熱竈因人寒墮守我蟲有可憐之號犀無蠲忿之功忽發狂言以貽好事唾其笑矣藉消平子之四愁姑妄言之祇當盧生之一夢

傳

吳母葉孺人家傳

予客新安之四載吳生澤來從予游出延陵之族不墜其家風談揚子之經兼詳其壺史乃知其祖妣葉太孺人松柏節高卷施心苦迄今詳延家術業富金籛爲有白也按太孺人姓葉氏乃歙縣葉君惟善之女吳君鳳

山之配其始來歸也君舅與君姑並逝伯氏偕仲氏同居每因喬木之旣頽大懼析薪之莫荷則有休陽陸君惟高者李家普濟是入粗入細之才魯國孔融有交紀交羣之誼旣念荀君後事之託又居柳州先友之尊往往代握牙籌分稽指券而鳳山與其兄蘭柯又皆裴邈才清韓嬰心細其持躬也得石家之孝謹其殖貨也法孔氏之雍容以故陶白業成麻青錢至家益以起貲益以饒乃自歙縣之桂林遷於休陽之屯浦其地於淞江爲上游與歙州相接壤佔帆所集煙火相連固陶朱三徙之鄉華陽十賚之地也夫水火鱗子或高翼展境之

順者心卽因之而太孺人黽免醪鹽焦勞盥櫛蘭心矢  
肅棘手忘劬薄澣我衣祇曳黃婆之布或卜其夜猶鳴  
紅女之機所謂富而能貧勤則不匱者歟無何而鬼伯  
不仁善人無祿蘭柯金棺先掩鳳山玉樹旋埋太孺人  
時年甫二十有七佳兒舉舉詩乍授乎申公嬌女扶扶  
儀未嫺乎戊姆蛩駟失終身之倚鴟鴞有意外之虞則  
又有葉君開遠者乃太孺人之族弟也誼切有連心傷  
無飲因與陸君同撫諸孤不遺餘力德公之室莫辨主  
賓荀叔之言無慙生死嗚呼長者之事古人之風不可  
及矣太孺人常以先人締造之艱耆舊扶持之厚懸爲

庭誥鑿作楹書俾後嗣知稼穡之難庶先業有苞桑之  
固尤其慮之遠識之高也太孺人生子二長杰次源子  
及門士澤乃杰之次子也因得過高陽之里式女宗之  
間承以行狀屬爲之傳夫孝乎惟孝莫大乎尊親仁者  
安仁必先乎敦本因書此貽之若夫劉薦畱賓簪花學  
字斯皆瑣事無事臚陳至陸葉二君財輕籜粟義重衡  
嵩求之末流良非易覲所謂例得附書者也

表兄戴琴莊先生傳

先生姓戴氏名福謙字貽仲琴莊其號也世居湖州德  
清縣遷居郡城高士本住差山浮家久依雪水祖晴巖

公肩吾七十以外能辨細書父銅士公薛瑩四五之間  
自成高品綵繩圍宅青箱傳家先生次何氏大山作姜  
家仲海其身鱗立其才鳳鳴虞齎讀書被池盡溼魏收  
好學牀板爲穿製月儀之辭彥升幼慧作日出之賦維  
翰才高以弱冠舉茂才斯時也高密侯教成諸子都已  
知名武夷君笑對羣孫便堪忘老芸香三代花萼一編  
何其盛也無何先生之兄駿伯芬弟羹叔蕪鐵網未收  
金棺遽掩先生楊椿愛弟食必同盤劉璉敬兄應常束  
帶一旦阿干絕唱卯君罷呼固已貯苦停辛乾肝焦肺  
然而平子多愁益工著述復愚行役不廢文章以爲九

据三摹元理乃出千辟萬灌劍氣自精故其爲文浴素  
陶元雕今潤古有顏延年之明密無揚子雲之艱深有  
許舍人之中和無枚少儒之馘散其時先生館臨平孫  
氏樾亦祛衣受業焉每見其動墨則錦橫彈毫而殊落  
崔浩思苦至與鬼爭道衡功專惡聞人語袁叟之作大  
材迺而猶飛張紘之文小巫見而盡走固知不能祕珠  
光於魚腹損蘭本於麋醢也丁酉歲先生舉於鄉駕一  
封軺從兩計吏此行也人以爲寫洞簫之賦漢殿爭傳  
奏寶劍之篇唐宮動色矣而乃翼殷不逝風引仍回登  
金闥以無由著銀袍而將爛欲歸則他日之辦裘非易



欲留而此時之索米良難不得已以獻賦之相如爲授  
經之郭瑀以停都之元度爲入幕之郗超蓋留京師者  
三載客部縣者一年萬柳堂前聚青雲之仙客千秋亭  
畔拜赤伏之遺祠宜乎駮馬遊豪吹鞭聲壯然而蕭條  
賓館茶殘酒冷之場飄泊窮鄉墨瘁紙勞之感出則長  
鞞鞞敝入而缺袴衣單青瑣已分長寒墨席并難暫暖  
往往浮雲善幻散雪難團寄客土於浮根棲輕塵於弱  
草眼中有鐵孔文舉方薦爾衡刺上生毛何長瑜仍還  
靈運人情反覆生意婆娑歲在庚子再試春官吐珠於  
澤而爭含蒙金以沙而愈耀已幾乎列樊川於異等冠

盧肇於蓬山而五角六張良時易失三塗八難魔劫難  
除先是戊戌會試取教習至是復薦而不售看人袞袞  
界予區區兩度龍門一場鹿夢嗟乎郭舍人之矢激而  
仍還劉寄奴之盧呼之不轉元稹篋內竟藏不第之祥  
李廓榜前難制無言之淚憤泉噴湧悲火潛燒先生之  
病自此縣憊矣奴無吉利孰與分香友有真長聊同稱  
藥魂遊東岱目斷南天於道光二十年某月日卒於京  
師年三十有三嗚呼哀哉先生秉醴粹之性具儻蕩之  
才天骨不羣神峰高映韓嬰心細處事分明管輅論高  
總干山立一時推襟王儉捧手康成者靡不重劉興爲

長才呼鮑胥爲健士共祖士少語夜必失眠得沈休文  
來朝能早起而何意鼎方見泗繫已絕於重泉劍未破  
山鋒先摧於庭石名不酬其學遇不副其才彼夫款啟  
之士踈斐之徒白及多訛赤泉莫辨或且身據要路壽  
享大齊焉抑何天道之難知而人生之多舛乎且夫景  
惠陰德罕樂陽施皆以長世遐紀炳然史策而如戴氏  
者世守伏生之不鬪山名劉氏之後隆仇汜耄而猶恭  
周髮鬢而知讓入其室勃篋盡絕登其堂臧甬皆歡宜  
乎純仁遊佛地而常寬刁肅生福門而不死矣乃駿伯  
最先溢逝僅畱曙後之孤星羹叔相繼淪亡并失海中

之仙果惟先生已有中郎之後可興趙氏之宗庶幾炊  
種猶畱書香未斷然而纔離雍樹便拜厥旌縱存晏子  
之遺書孰埋荀君之後事至使山公已老剔黝難休甘  
石著書米鹽凌雜傷矣明年先生之喪至自京師休夫  
費重孤子迎難幸藉慈航得歸先兆颺南風而不必招  
左轂以無從一別千秋往歌來哭嗚呼哀哉論者謂先  
生旣上書報罷獻策未收何妨歸乘轂觶之車舞著斑  
爛之服禹珪下第詩酒寄情許致孝廉褐巾終老顧乃  
六鑿相擾三縛不除竟天天年得無非達不知韜鱗掩  
藻者退士之恩也邁辰選時者文人之志也士旣不能

伏處葭牆之下高臥蒿廬之中則王章泣於牛衣范蠡  
吹於狗竇亦人情耳性命之故天闕紛綸修短之期  
沒欺魄雖王壽焚書而舞賈生養空而浮亦未聞玉  
鑰能堅鐵牙永固豈得謂先生爛蠶自燒鐸鳴致毀  
也哉樾之祖母乃先生之祖姑也故當垂髫之歲卽  
已執贄而從丁酉省試樾亦倅中副車先生喜小子之  
有造指遠道以爲期歧路屏營抗手而別猶謂人非  
鹿豕原無長聚之緣何圖歲未龍蛇遽痛哲人之萎  
編篋中之集有待他年受膝下之經還如昨日九泉  
不作問叔譽其誰歸五事猶存非郭冲而莫記人謂  
高才不偶當登方

干身後之科我知修德必昌佇立永叔岡頭之表

倪烈婦傳

烈婦王氏杭之仁和人也花開夢裏本是水仙生到小  
家恥名碧玉及笄適邑人倪德昌琴瑟之調未久藁砧  
之病先侵安否何如猶作低聲之問傷哉貧也何來高  
手之醫三月眉齊一朝鏡破車停隔巷尚是新人賦寫  
空閨已稱寡婦當是時也婦豈不能效摩笄之烈爲絕  
絃之聲劍雌雄而俱沈石陰陽而並碎徒以家無築里  
堂有姑妯敢拋白髮尊章去殉黃泉夫壻然而荒年穀  
貴巧婦炊難採芑勝而無花種蕪菁而不實儉同坡老

挂屋無錢貧等魯公舉家食粥寒衾不絮冷突將塵彼不諒者未免因苦節之難貞疑甘言之可動春已深而雉媒集夜方靜而鳩鳥飛竟以雪裏幽蘭視作風中弱絮而謀皆成於唾耳事難得於察眉婦固不之覺也直至厥明期訂薄暮翁歸待一宿之酒成便六萌之車到而後以謀告婦婦慨然曰舅姑之命吾何言哉於是微而五忽之絲麤而七升之布悉皆攜出燈前歸之堂上舅姑感其意厚亦復心非木石涕下萑蘭而初不料載色載笑已存必死之心一鉢一鍼便是無言之訣也三更漏盡一盞燈殘報人定而遠寺鐘鳴問夜作而鄰家

火熄婦乃撒恩恩之環與縫密密之衣裳制兩淚而無言啟雙扉而竟出一橋橫亘萬戶齊扇黑月不光青天無色寂寂啼鳥之夜森森顛鶴之風鬼車繞樹而飛鳴訛火因風而鳴滅膽任俗其欲碎心搖落以難持然而一死是期百端俱絕竟褰裳以往遂懷石以投於道光八年某月日赴太平橋水死嗚呼烈哉夫使婦而出尹姑之門適金張之族受公宮四教讀女誡七篇節雖高事猶易耳乃以閭閻刺草之家窮巷捲樞之女所習惟菑繡之事所聞惟邱里之言兼之住近愁臺生疑苦縣二十四番之信初傳便驚春去七十二毒之嘗已徧絕

少甘回能無夜夜金釭含愁獨對年年石闕墮淚難乾  
而乃水與同清死拚不朽自譜沈湘之操高歌河女之  
章珊瑚生海底而愈堅金石流波中而自定然後知連  
城之璧不必產管涔之山也夜光之珠不必出孟津之  
水也今日者 絲綸恩重綽緜風高登太史之書懷清  
臺古入將軍之畫正節圖新然而婦之烈人能道之婦  
之孝世未知之當里人爲婦請旌也其大旨謂舅姑不  
憐嫠緯惟識錢刀脅以曲從加之恫喝以致烈婦盟心  
白水畢命清流而忽焉樹策策以俱鳴燈昏昏以欲滅  
若或瞰乎室外如將嘯乎梁間始悟婦不欲成一己之

名而彰二人之失也因改逼嫁爲勸嫁嗚呼惡聲無出  
純臣去國之心令名是貽孝子事親之義可謂賢矣余  
敘其大略傳以小文庶後之人仰松柏之節高閭卷施  
之心苦毋忘太平橋畔有此貞魂也

碑

德清重建留嬰堂碑

夫幼而無父王者所矜民吾同胞仁人之志雖康成註  
禮偶遺養幼之文而管子治齊已著掌孤之令梁普通  
之世孤獨開園宋淳祐之年慈幼置局所以示少者懷  
之意推父兮生我之恩使不獨子其子而親其親乃

無不樂其樂而利其利我  
國家重仁襲義執冲舍和廣保赤之仁茂珍黃之德蠟  
飛蠕動共拜生成里抃塗歡不遺幼稚固已澤流萌蘖  
恩逮蝼蝻吾邑於雍正甲寅始建畱嬰堂時知縣事者  
錢公學洙實爲之倡大輅權輿檀弓物始錢少青蚨之  
積米無赤鹿之儲飯哺邨公得全已寡湏流李善所活  
無多邑諸生丁君覺源戴君師節等憫此嬰倪籌其久  
遠而又得仁和諸生勞君本榮分陶白之饒捨麻青之  
積始因舊構重拓新規經始於道光戊寅季夏閱五月  
而堂落成至己酉歲繆公宗元來治吾邑復因經費之

未充深慮規模之或替重加董勸以惠萌生蓋賢令尹  
行不忍人之心士大夫盡汎愛眾之道其於斯堂也雖  
制度未宏而經營已瘁矣今夫尸鳩在棘君子法其均  
平童馬不馳聖人寓其慈愛嗟彼赤子孰非蒼生或遇  
災年或遭家難男錢女布都無稱貸之門假母支婆孰  
任託孤之責風尖日瘦枕冷牀單貌媼而可憐語謹  
讓而莫辨斯已孤桐易死苦竹難長又況中路嬰兒呱  
呱而泣入井孺子貿貿然來苟有人心其能膜視乎若  
夫寘后稷於寒冰之上棄於菟于雲夢之中此聖哲之  
奇蹤非尋常所習見然而畱枚皋於吳下竟擅文章收

陸羽於竟陵遂開詩派葑菲可採芝草無根此一舉也  
固由惻隱之良或亦樂育之助焉嗟乎才不才各言其  
子誰非父憐母惜之身幼吾幼以及於人各子飽食暖  
衣之樂從此齟年卯日永絕啼號竹馬鳩車同安嬉戲  
上以盡鞠人之責下以全桐子之生其於  
聖天子子惠黎元之治或亦有裨與子久違故里喜善  
政之有成欲勒貞珉懼空言之無補敬述良有司字民  
之實政諸君子勸善之公心以著於碑以垂於後與餼  
與乳務爲九重廣晏晏之仁引養引恬行見四境享熙  
熙之福

賓萌外集卷一

衣之...  
 上以...  
 聖天子...  
 政之有...  
 之責...  
 賓萌外集卷二...

賓萌外集卷二

德清俞樾

書

與周雲笈書

自捉手而別遂摘船而行白雲在天故人兩地然足下  
 姜肱被暖束哲笙清銅盤傳餐靜共兒讀玉盞墮地豪  
 與客談亦足寄閒情消暇晷安在中郎門外惟王粲來  
 游謝傅坐中無車公不樂乎至如僕者蠹惟食字鴛尙  
 依人執一卷之經便當手版守三災之石欲擬良田柳  
 夢常占萍身不定老父扶杖當念季方慈母作孺應思



康伯言念及此能無黯然夫吾人讀書一袂閉戶十霜  
既不能待詔北門司文東觀便當臥少稷之窮巷潛申  
屠之幽居攜芝簦而住山帶笈簪而居水五兩之展訪  
鶴尋猿十雙之田掘雲採月守我枌榆之地全其樛櫟  
之天顧乃飲啄共乎羣雞肥瘦爭乎三蝨刮龜毛而無  
得避狗尾而不涼足下謂吾樂乎小雨初歇秋風可悲  
不有周郎誰爲鮑子聊借十行之寄以當一夕之談役  
車其休定從君於白社端居多暇幸報我以青泥

與友人謝不飲酒書

昨承折柬之招遂通連牆之謁康駢之劇談未竟劉伶

之轟飲先聞斯時也堂下騰羞座中喝蓋鹿腸高挂鵲  
尾回旋飲一經程行三匹製幾乎狂招明月豪勸長庚  
渴羌驚呼酒胡笑指而僕甘爲病葉不作狂花杯勺不  
勝并謝穆生之醴觥籌交錯惟求韋曜之茶雖狂類蓋  
寬饒不妨獨醒而坐有顧元歎未免無歡此所以投轄  
方畱而袂衣竟出也不圖翼日忽奉朵雲呼作頑仙目  
爲逋客噫過矣裸國不冠裳迫大禹解衣而入文王嗜  
昌歎使仲尼蹙額而嘗昔包孝肅賞花不强安石張安  
昌置酒不召彭宣况僕非祖珽之貪不竊金叵羅而去  
君豈胡証之勇乃橫鐵燈檠而來乎竊謂酒也者古人

夕集三  
以祈綽綽後人以遣牢愁不過謂康壽既高非酒無以  
介蟲冤所積非酒不能消耳那根矩以廢業爲憂遂斷  
麴葉楊惠元以立功爲志不發尊罍以至士行限嚴公  
榮量小其人何嘗不流聲竹帛絕倒名流僕雖有虎頭  
之癡而無犀首之好遂疎儀狄何有杜康固知爲達者  
所嗤頗亦借古人自鏡豐侯沈酒莫逃負缶之誅小白  
英雄不免遺冠之恥灌將軍之意氣席上被收畢吏部  
之風流甕邊見捉是以聖人戒之三風佛氏數其十過  
黃公醉而竟傷於虎劉翁醒而已失其龍古之人獄號  
觥籌病名餅盞良有由也况乃徐家之肺大是可虞艾

子之臧何堪屢吐鄭元大儒也爵行而絕丁冲智士也  
腸爛難醫故雖鄭泉願葬陶家蕭綱甘埋酒庫而公等  
達者連牝無傷走也鄙人將牢太甚彭祖觀井蔡公過  
航其敢聽平原君之勸子高而忘干令升之戒郭璞哉  
且夫世之提壺挈榼鋪糟醪醜者不過託青蓮之高論  
惟飲畱名慕黃初之名流以醉見識而不知借來面似  
未是荀君效得罈工曾非西子世無王績難尋醉裏之  
鄉人是孟康始識酒中之趣不然而謂酣眠市上便是  
中郎痛飲樓頭卽成供奉僕恐麴世界不能容酒樽杭  
不勝載釀玉下逐客之令醉侯來絕交之書未必容君

等累日以居扛壺而入也是故諸君餒餒空爲嚼復嚼  
之辭賤子陶陶別有味無味之樂何則書有三味易重  
一斤自來笙典珠璣無異瓊蘇玉液僕棄其糟粕咀其  
英華杯名董子之書卮借莊生之論將見種陶令之五  
十畝未抵目耕賦元相之十二詩何如心醉而且友交  
公瑾便是醇醪政似建康豈非清酒正不必拜酒泉太  
守始可快其拍浮署黜部尙書而後形其酣適也勸柱  
從君拒杯容我公真大醉僕本浪人此日出奇反白公  
招飲之作他年感舊和黃丞逃席之詩

答汪蓮府昆季書一

朵雲天末忽傳執訊書來落月梁間剛好懷人夢醒知  
足下棲遲家衡流覽鄉山釣李白臺邊遊任公村裏樂  
可知已方春日之載陽正歸帆之小駐僕方冀高軒之  
過共聯曲室之談乃書傳黃耳而終虛信寄紅鱗而不  
達遂使成都市上莫訪君平洛陽城中難尋季子茫茫  
此別負負空呼回憶潭水桃花相依五載毘陵煙樹許  
借一枝交穆氏之醜酬識謝家之寶樹伯雅季雅秋風  
陶令籬邊長歌短歌春夜杜陵席上鴉兒酒綠魚子箋  
紅諸君則觴詠方迺走亦激昂其末又或千里嵇康  
之駕訪我南村三年范式之期作君東道文杏住王維

外集二  
之館青楊尋蕭脊之家三接琴樽七擒風月何其盛也  
無何搏沙之聚散不常赴壑之光陰易逝君還故里僕  
賦近遊夢中之路都迷懷裏之書欲滅是則依依楊柳  
每憶王恭落落孤松輒思叔夜者矣且夫望故人而不  
見者三秋之思也嗟來日之大難者中年之感也故園  
松菊已就荒蕪人海萍蓬自憐飄泊因硯田之租少難  
爲巧婦之炊致堂上之齒高未息勞人之駕辱承垂問  
彌覺汗顏竊思冷淡生涯我輩原無別策而艱難時世  
此生徧不逢辰山頭之石鼓一鳴喧傳兵起門內之鐵  
籠四出幾至城空走也不才生於其際將遂投班生之

筆棄介子之觚披褐談兵負楯習勇則長鎗大戟本無  
措大功名而朝齋暮鹽亦豈封侯骨相若乃挾生毛之  
刺打行脚之包躡屨游秦擔簦入趙則無論堂上之桑  
榆欲暮鄉關之烽火方新而且素高眼盼未肯負書獻  
沈約車前雅愛腰肢不能持帚掃曹參門下異日者開  
雲而處買李渤之山依巖而成構鄭脩之屋良朋數輩  
洗竹澆花童子一人焚香掃地羅浮山上聽仙客彈琴  
少室峰頭共高僧面壁生平之願畢於斯矣塵夢勞人  
愧無善狀故人知我遂發狂言來歲持彈入夢當訪我  
於西子湖邊此日削柿陳詞先報君於浮邱峰下

答汪蓮府昆季書二

青衣鼓瑟之辰黃海觀雲之地諸君子擁商陸之火張  
博塞之筵柏葉酒香梅花帳暖樂何如哉僕自別後金  
梯有路玉札無名秋駕三年春夢一夢氤氳病翻不隨  
黃鵠以飛懵懂頑仙仍跨赤牛而走猶憶綠楊堤畔青  
豆房中雨訪蘇端月尋裴迪清談既洽情話益歡飯顛  
山頭深憐杜甫桃華潭上許伴汪倫徑因求仲而開醴  
爲穆生而設果使秋風此夕聽鮑龍跪石以吟春水明  
年看墨翟吹笙而至豈非緣從人定願竟天從也哉無  
如毀舟爲枵者故人之情買釵得楛者鄙人之命盼素

書而不到信斷飛奴坐墨席而難溫身同蘭子遂乃擊  
汰過嚴陵之瀨呼舟乘胥母之潮雪影入船每當月看  
灘聲到枕常作風聽拽窓眠遲束囊起早雖疲遠涉頗  
愜幽尋而落日荒荒方補脣之故宅寒風策策謝晞髮  
之高臺又何能無老大之悲天涯之感也今者勞人草  
草彈鋏隨人君子陽陽執簣招我方知諸君子因孟玉  
而懸榻爲子義而立竿置薪井上以待夷吾接草道傍  
將迎伯玉僕豈忘宜生之切肺而爲伯牙之逃聲哉饑  
雀逢倉渴鳥遇水良亦不能自主耳浮雲南北流水東  
西團雪散雪之歌今雨舊雨之感所望香火之緣未昧

夕集二  
六  
煙波之夢仍通他日曹阮谿中一篷撐月浮邱峰頂雙  
屐踏煙再與諸君子訪翡翠之巖探芙蓉之嶺甚未晚  
也仙難縮地佛不唐捐此日相思聊劈芟皮而寫異時  
話舊再揮松柄而談

答汪蓮府書

獲讀手書恍如面晤知足下將爲王壽之焚書不作卞  
和之抱璞繁華富貴怕逢春夢之婆冰雪文章恥就冬  
烘之試而僕猶以腐鼠相嚇不知焦鵬已翔啞其笑矣  
因君紙上之雲煙觸我胸中之芒角請爲知己更進狂  
言大千世界之中數十暑寒之內忽憑黃土搏此一身

縱到白頭曾無百歲佛氏譬之泡影聖人視若浮雲生  
老病死之來催喜怒哀樂之相感牛溲馬渤世味如之  
雞靡豕零吾生寄耳僕家在烏巾山下餘不溪邊有先  
世之敝廬乃童時之舊地阡陌則羅羅交錯衡宇亦簇  
簇相連後卽祖塋松楸可望前爲溪水菱芡頗饒每當  
新穀旣登老農多暇禾主人有時見召村夫子亦與俱  
來蘆簾土銼之間絮帽蒲鞋而坐茅柴之酒旣壓脫粟  
之飯亦蒸始進魚蝦繼陳雞黍蘇家蘿蔔配之以鹽鄭  
公壺盧呼之爲鴨行無算爵之禮占不速客之文學康  
節之詩打乖亦可仿溫公之會真率自佳當此時也自

謂住白帝之屯入王官之谷矣又邑之南有金鵝山者先君子之墓地也三里而遠一水可通厥田頗良其民多樸倘得種稻五十畝誅茅八九椽開陶公南北之窗以受日月鑿張子東西之牖使容圖書良所願耳人事牽挽夙諾蹉跎徒虛買山之心將改觀河之面兼以先子生平之遺意慈親屬望之苦心來歲之春又將驅北上之車踏東華之士旣無溫卷可投光範門前未必寒人竟列長名榜上即使問盲得路出手成盧亦安能作蓬萊之文章竊芸香之清俸哉嗟夫士之處世豈不自揆如僕者旣骨裏之無仙又眼中之有鐵州郡之職殆

非所堪俎豆之事庶從吾好異日者或借廣文之一瓊以當雲林之十賚比楛子真之爲市卒自覺稍尊如鄭康成之爲嗇夫仍無廢學山資粗足江水有盟不歸東岡之陂甘受北山之檄區區之志先爲足下陳之拉雜而書遂盡數紙言語無味勿示他人若夫食粟之軀日堪五合賣文之筆月禿一枝想君所知不乙乙也

答沈吉齋書

夫師曠彈琴而鶴下匏巴鼓瑟而魚聽物且有不謀而合者况於人乎然而人少清曠世多龔俗陳奇論語竟燒游雅之庭白傅文章虛貯贊皇之篋故知人間知己

亦由天上平章伏念僕與足下既乏撫塵之素又無爲  
鉢之人李東山初不識韓孔北海何嘗知備乃蒙足下  
共其葑鮑惠我瓊瑤蕭思謙以落葉言情盧照隣以病  
梨寓意雖迷高惠夢中之路已得張堪知己之言夫古  
人或七年而並坐或三世而傾矜從無有睚渙未交而  
淄澠先合者將毋空王坐上會同香火因緣太上宮中  
等是神仙官府乎且夫鬱棲陵舄質異者性同橄欖木  
威柯分者條合願停先生之左右略陳賤子之生平僕  
舊住烏巾山下新居石鼓河邊距酈元作州書之歲尙  
待一棋較陸機爲文賦之年已逾再稔補砌臺之使深

得父憐執熨斗而隨偏蒙母愛次伯山於杜氏作仲海  
於姜家陶潛貧婦頗可佐耕阿鼎嬌兒纔知索粟年十  
六游泮水年十七副賢書簪非簪而釵非釵功名可笑  
布似布而帛似帛假借遂多自是之後盲兒索乳而無  
從枯樹經秋而善病璞儿再獻蠟尙一經比年來頗復  
有心著述妄冀斯文或得異書燃脂以寫偶聞奇解懷  
餅以鈔董謁家貧惟資掌錄王筠心苦多在警觀亦思  
假熒燭之明竭簞撮之力編刻文字韻頡古人然而十  
駕空勤一錢不值雖縫掖之服二千石不如而筆墨之  
資九萬錢何有執孫搏虎長此安窮販鼠賣蛙依人作



計區區之志何日償哉敬折疏麻以酬芳訊臨書悒悒  
不盡所懷

答馬讌香書

萍身去後芳字飛來驢磨仍回鵲函尙在旣辱歸雲之  
翰兼投供佛之詩讀之而雲分水隔之愁墨瘁紙勞之  
感幾乎通天臺上從武帝求歸寰瀛圖中倩仙翁翦葉  
矣僕方罹五五之戚未敢爲一一之吹久謝寒竽難酬  
清瑟然而桓伊之曲謝太傅聞而傷心顏遠之詩殷領  
軍誦之流涕香山云他人尙不堪聞况僕哉夫以足下  
潤古雕今陶元浴素殘膏共飮藻匠交推宜乎天上筆

星長依霄漢人間墨水直到蓬瀛而乃人自英多迹惟  
蓬轉千山萬山之路何處望雲十囊五囊之錢不堪買  
月魚勞難息烏倦未還墨席暫温萊衣久冷能無感乎  
雖然赤水求珠君豈艱於一第碧盧似玉我亦共此浮  
生伏念僕貧等相如祇少上林之賦高非陶令并無下  
溟之田雖亦浪迹名場叨陪鄉賦而龍門浪小未許扶  
搖燕市塵多不堪捉搦旣乘下澤車而出遂坐上水船  
而游爰因舊雨之招來作新安之客一年旅泛千里鄉  
愁每當參橫月落之天鼓壘更殘之候蒙頭睡熟著翅  
飛還白板扉中爲老母扶杖紅蠻窗底聽嬌兒讀書荒

雞一聲睡蛇便去短檠有燄衲席無溫未嘗不魂恍恍  
以若迷淚涔涔以欲下也今夫山鄉牛戶澤國魚蠻女  
爨男春常同燈火芹薺蒲鮓亦具旨甘吾人略識姓名  
粗通章句雖身未離乎積舍而名已隸於容臺顧乃泛  
只隨萍夢常占柳擲客中之歲月忘堂上之晨昏不如  
刺草之民尚有採蘭之樂此足下來書所以薺音如訴  
縣歎良深也况如僕者存亡既兩無所效覆載將何以  
自容每一念之黔婁之汗常流子產之心猶痛矣所願  
魚鴨之租粗給鶴猿之料稍充築屋數椽買田幾稜兄  
鋤弟耨婢織奴耕三竿兩竿庾子山之竹十枝五枝李

山甫之花奉慈母之春秋守先人之邱壟區區之願畢  
於斯矣低頭而坐愁鄧禹之笑人伸眉而談恃惠施之  
知我伏惟垂察不盡狂言

與孫蓮叔書

黃海別君青山送我一枕眠月孤帆飽風朝停楊樹灣  
頭暮泊木樨灘下方補脣之原上仍有白雲謝晞髮之  
臺邊已無朱鳥煙波趣遠雲水程長月之八日始抵里  
門遙計足下東皙笙清徐陵筆豔紅霞一室登觀旭之  
樓綠醕三升啟暖寒之會樂何如乎僕聞淄澠之水源  
異而流同蔡蒙之山始分而終合况弟兄四海無非黃

土搏成而朋友一倫或亦赤繩繫定足下以慘綠之年  
華飛黃之意氣王昌十五別有情懷阮何一雙自矜風  
貌人是魏收蛟螭賦成袁淑鴛鴦而僕局促輾駒蕤氈  
舞鶴負書千里閉戶十年雖席帽生涯秀才之衣已綠  
而齏鹽况味瞿曇之面仍黃乃蒙啖以牛心訂爲龍尾  
桃枝仙母拜許堂前蘭茁佳兒見會座上兩宵客枕金  
迷紙醉之中一夕華筵寵柳嬌花之樂猶憶金花燭燦  
玉李星低脯進虬紅褥排熊綠住段相鍊珍之館不羨  
肥甘入宋家不曉之天都忘昏旦凡客裏難逢之勝皆  
主人無盡之情所惜迢迢歸路催還如葉之裝策策朔

風送入看花之夢而足下贈以遠志盼我先鞭膚金充  
季子之囊子墨佐相如之賦萬重高誼浮邱峰頂之雲  
千丈情波曹阮谿邊之水今者問長安之日遠道未嫻  
望京雒之塵征衣已製敬從江上遠寄雙魚聊當樽前  
同飛六鶴此時一別暫爲風馬之睽違他日重逢再作  
雲龍之角逐

謝孫蓮叔爲刻駢散二體文書

夫班固之史貯於葫蘆白傅之文藏於柏櫃成之非易  
傳之良難不有桓譚則太元覆醬矣倘逢游雅則論語  
代薪矣卽或罄叟篋中彙成小集山人瓢內流出遺詩

然必待其白首蓬飛青山木拱則流水之賞音太晚夕  
陽之光景無多縱存姓氏於名山已掩文章於荒土况  
乎造物有時而見忌文人從古而相輕義山身上之衣  
摶欲破長吉囊中之錦廁溷長埋可勝慨哉且其人  
類皆負潤古雕今之學擅前楊昔馬之才猶或且付之  
飄風去如逝水矧如僕者學非鱗角癡甚虎頭六歲受  
經課自折芟之慈母十齡就傳偕乎騎竹之羣兒未游  
通德之門豈識達人之論徒以少耽圖藉長愛交游磨  
祖硯而幾穿讀父書而欲破因而縱談天下尚論古人  
洛陽少年呼之爲友儋州秃鬢奉之爲師此古體諸文

所爲作也鳩車之歲忝竊科名馬磨之身難辭奔走先  
世乘車之友頗未寒盟向來投贄之門亦容溫卷不得  
不因緣翰墨雕鏤詞章貧女思鬪巧於蛾眉僮父轉強  
調其鳩舌此近體諸文所爲作也然而歐九未嘗學問  
陽五豈足流傳雖愛我者未許逃聲而知我者當爲藏  
拙方思焚硯何敢災梨乃蒙足下憫其仰屋之勤刊作  
斷金之集好事儒者竟許成書元晏先生并爲製序噫  
嘻童子聚沙之戲老僧饒舌之談不堪祕之枕中矧乃  
懸之市上將鉏其醜乎抑詒其癡乎圖海神之貌未必  
堪觀書混沌之眉得無太過雖然文章千古元是無憑

知己一人亦堪自恃君以爲可僕又奚疑且使異日者  
飄蕭垂白之年零落殺青之業始加戢香再付麻沙縱  
有微名不堪把玩而况阿婆塗抹後生之描畫尤多老  
子婆娑眾嫖之憎嫌更甚乎僕私計之與其畫暮年之  
蛇足不如附壯歲之驥旄也與其畱身後之豹皮不如  
作生前之雞肋也雖知非分不敢固辭登大雅之堂豈  
云無愧附先人之集或與俱傳總賴玉成豈忘絲繡誰  
之賜也享做帚以千金何以報之博胡盧之一笑

報孫蓮叔書

中年多故來日大難生憎白眼之人苦憶黃泉之弟何

言之悲也君自分金人猶下石暮四朝三之術翻雲覆  
雨之情何言之激也夫憤能忘食憂可傷人請獻愚公  
之一言以當枚叟之七發足下家傳陶白之書世擅程  
羅之富雖春光爛漫已過牡丹而素魄盈虧何傷明月  
門前之客少亦兩三席上之錢儉猶十萬酌金鑿落吹  
玉參差有名士之風流無詩人之寒瘦可樂一也堂前  
仙母長奉桃枝膝下嬌兒盡如迦葉而且劉綱佳偶共  
作神仙高柔賢妻雅宜愛翫曲歌子夜詩仿丁娘除封  
臂之紗從郎學字把畫眉之筆代婦抄詩此一事之尋  
常已三公之不易可樂二也竹馬鳩車之歲便露聰明

肥肉大酒之場別饒風味年纔三十詩已千秋柳三變  
尤善詞章顧八分兼工篆隸人推慧業天付儁才仙家  
之酒逡巡菩薩之輪如意可樂三也若夫世態炎涼人  
情輕薄或拒狼而進虎或養虺而成蛇則亦學賈子之  
養空法莊生之齊物樹上鞦韆之鳥與之辨論則已煩  
水中子子之蟲聽其浮沈而自去何足介懷抱辱齒牙  
哉僕未消平子之四愁虛擬啟期之三樂輒奉和原韻  
六篇既以廣君亦藉自遣焉

啟

謝孫蓮叔贈扇啟

每遇清風明月輒憶故人敢云羽扇綸巾卽成名士乃  
蒙憫其褊穢贈以清涼傳書不待飛奴入坐居然涼友  
因從今日回憶去年亦曾分吉甫之清解敬奴之熱然  
而書皆綠字如含太乙之輝畫亦黃花不借盜庚之色  
蓋以僕素冠猶御墨經未除也蹉跎白日忽五五之已  
周奉揚仁風又雙雙而俱至勻紅暈綠活色生香物固  
珍矣意亦摯焉僕愧熱惱之未祛幸冷環之在握魯諸  
生倘來問字便與傳觀夏二子縱使逼人豈容輕撲  
來札  
云驅蚊則可報以尺素感在寸衷見客則不可報

謝孫蓮叔惠淵鑑類函啟

臣向所校初無彙萃之書皇覽告成始有編排之體紀  
事提要選詞就班於浩如煙海之中爲學者津梁之助  
意甚善也然博者旣病其繁約者又難於覈欲魚而又  
欲熊掌未免傷廉食肉而不食馬肝究爲失味惟我  
朝淵鑑類函一書燦若麟羅朗如眉列繼永樂之大典  
而妙削其蕪仿安期之類函而更增其簡洵足廣青衿  
之疑問集白帖之大成矣僕曉惟一孔洗未三毛讀五  
千卷而未能呼百六公而何敢銀繩奉到玉躔開時如  
入娜嬛如游寶藏俾多識於草木鳥獸然後治其雕鏤  
文章不須半部漢書已令貧兒暴富何異萬金良劑頓

令肉骨成仙

賀周仁甫新婚啟

玉梅花下三九之候初交銀蒜簾前百兩之迎俱至聽  
佩聲而知吉結鏡鈕以合歡卽論壺內常情已極人間  
豔福况乃終賈年華機雲詞藻何晏神仙之度翁歸文  
武之才開十石弓手中霹靂揮五色筆紙上雲煙秀氣  
所鐘盛名早擅縱橫才調呼青兕而無慙灑落丰神配  
彩鸞而不媿其比肩人則我同年生鄭吟梅大令之女  
也茗水名門滎陽舊族詩工詠絮字學簪花管夫人雅  
善填詞楊妹子兼工讀畫以茲穠豔儷彼清才足下赤

繩良緣久諦眉閒黃色喜氣新添從此梁案雙齊萊衣  
並著趨庭而受祖硯命婦畱題隔戶而算姑棋倩郎記  
譜每當金駝酒煖銅鴨香溫同挑蠅鼻之燈對坐蛾眉  
之月聞雞起早射雉歸遲夫婿英雄閨門靜好赤鴛鴦  
之賦共羨風華碧鸛雀之姿都無塵俗轉覺獼兒鹵莽  
不堪作婿喬家犬子清狂未足論婚卓氏矣僕與聞盛  
事忝附神交借六六之魚遠傳吉語願雙雙之鳥長聽  
和鳴此時報我琳琅好嬉子不妨倒用來歲叨君湯餅  
甯馨兒定是非凡

徵恭紀子產從祀孟皮配享詩文啟

竊以子產爲眾人母曾蒙遺愛之襲孔子爲萬世師不  
外人倫之至乃東里未膺俎豆徒勞隕涕於尼山南容  
尚列門牆竟失推恩於伯氏倘謂子產身非受業無從  
登闕里之堂孟皮病不成人不足爲鄴人之子則同時  
蘧瑗亦未陪十哲之班有子孔忠已不在三殤之例祀  
蘧瑗而竟遺子產沿訛石室之圖列孔忠而不及孟皮  
失考祖庭之記我  
國家典章美備祀事休明其從祀者下逮公都子之徒  
其追崇者上溯木金父而止凡千古未修之曠典皆我  
朝必舉之明禋獨此兩端敢陳未議樾昔年珥筆曾陪



觀聽於橋門此日乘輶更重典司於學校因封章而入  
奏果  
廷議之僉同增子產於林放之前位孟皮於伯魚之上  
從此領羣賢於兩廡昭孔門有朋自遠之風聚七世於  
一堂慰尼父事兄未能之憾與聞盛事宜有詠歌屬在  
儒林豈無紀述而懋之意更有進者先君子澗花府  
君印雪軒集有詠古四章其次章爲孟皮未與配享而  
作也懋讀父書而未熟持使節而滋慙偶效愚忱幸成  
先志雖  
國家大事在於祀未敢自私爲家乘之光而人子有善

歸於親竊願推本於先臣之教

賓萌外集卷二

觀聽於橋門此曰乘輅更重其詞於學校其意而大  
奏果

廷議之僉同增子產於林放之前位孟皮於伯魚之上  
從此領羣賢於兩廡昭孔門有朋自遠之風聚七世於  
一堂慰尼父事兄未能之憾與間盛事宜有詠歌屬在  
儒林豈無紀述而越之意更有進者 先君子繼花府  
君印雪朝集有勸古四章其次章為孟皮木與醜亭而  
賓節外集卷二 而未熟持使節而滋慙偶效愚忱幸成  
先志雖

醜賦賦蘇賦賦本賦夫丑之嫌 家乘之光而人子有善

賓萌外集卷二

德清俞樾

蔡漢章外祖遺詩序

先君子初娶於蔡蔡固吾邑鉅族而外大父漢章先生  
亦名諸生也五老之榜未登一覺之聲獨儁桑維翰之  
意氣鐵硯畱銘李長吉之才華玉樓赴召文章散佚門  
戶凋零籬雖有子而堪貽硯已無孫之可授樾癸丑假  
旋始晤厚齋舅氏其從子也坐渭陽之館每共清談歌  
巴人之詞謬推同調乃得敬讀先生遺詩凡若干首筆



墨之痕欲化煙霞之氣猶清存此古錦之一囊是亦吉  
光之片羽然而陶泉明之集并無甲子可編王遠知之  
書幾爲六丁所攝偶向死灰檢出重將生紙鈔來元酒  
太羹不是人間之味高山流水長存絃外之音嗚呼先  
生之心亦可無憾矣夫闐闐衣冠之句奚所取於山林  
微雲疎雨之詩未足登於廊廟詩無定體人有攸宜先  
生旣抱樸以居灌園而老以故儲王雜興都從田野之  
間甘石著書或及米鹽之細視世之弼中彪外者若有  
異焉然而白香山之體以近俗而彌工邵康節之詩雖  
打乖而亦可果語言之入妙少少許便足勝人必雕琢

以求工塗塗附轉嫌乏味讀先生詩者正以其詞之近  
而見其旨之遠焉厚齋舅氏寶此楹書命爲弁語嗟乎  
魯靈光之殿久圯於當年魏正始之風尚存於今日媿  
非元晏未足傳左太冲之名倘遇次山請更定孟雲卿  
之集

潘蘭垞前輩稼書堂詩集序

甲辰之夏潘君少梅以其先曾祖蘭垞前輩稼書堂詩  
集見示并屬以一言序之嗟乎三十六科之前輩幾如  
古佛一尊百數十首之遺詩尚有奇光千丈樾學慙半  
豹識闇全牛讀賦而雌霓未諧論詩而妃豨莫辨其何

足以前先生之集哉乃少梅范硯摩挲唐瓢檢點將壽  
之於黎棗而採及乎芻蕘且道其先德修梅先生攜此  
篋中如守庸成策府求之海內未逢元晏先生今集中  
諸序皆其叔帶銘先生所求也少梅感先志之未成懼  
斯文之莫屬敬承楹語特乞卮言而樾附葭莩之親儼  
如子姓檢蓬萊之籍亦忝戍科望既重乎楮模敬更深  
於桑梓然則會昌之序何待商隱而成文憲之集豈必  
彥昇乃定哉先生始官綸閣繼入玉堂以東觀詞臣拜  
西臺御史其立  
朝風節報

國文章固為中外所同推而非見聞所能盡也今特取  
其詩論之楚騷漢賦都見性情韓筆杜詩具徵根柢蓋  
非獵齊梁之浮豔貌韋孟之清幽者得而望其萬一矣  
夫其薇省論思花磚傑直

文淵秘閣敬觀

四庫琳琅侍從清班自繪九門風雪

皆見本集

舍人早朝之

作和編羣公歐公內制之文勒成一集何嘗不鳳樓獨  
造麟鼓高張以絢爛之文章作承平之雅頌乎而乃將  
父情殷乞身歸早春秋佳日有六橋三竺之游富貴浮  
雲無五相一漁之感桑苧翁茶經手著猗玕子釣具親

齋黃酒一樽破例展重陽之會蒲帆十幅高吟過七里  
之龍又何其詩境之超而宦情之冷也於是流連風景  
濡染雲煙赤玉胸中都無宿物黃荃筆底自有化工噴  
紙上而成春種毫端而欲活蕭協律之竹肥瘦都宜修  
夫子之梅橫斜盡古今讀集中題畫諸詩人徒賞其筆  
墨之風華而不知其根塵之清淨也先生夙根不昧慧  
性常明釋迦抱送而始生先生母夫人夢至佛前一菩  
綠衣童子隨出遂生先生薩現身而說法蒲團拜佛證香火之前因蓮吟尋僧結  
鉢餅之靜契心太平而不動身自在而常閒不必尊釋  
家爲白學先生奉如來爲黃面夫子而朝衫脫後心已

出家綺語刪餘詩堪呈佛矣噫嘻夏二子但知附熱春  
夢婆絕少回頭每觀仕宦之途大有浮沈之客而先生  
十年奉父一疏辭官喜南陔之可循臥東山而不起自  
非觀空有得入道甚深其能無逢車馬而心疑聞鳴騶  
而色喜哉然則讀先生詩者當於語言文字之外得其  
性情學問之真疎雨微雲王右丞無其淡遠秋容老圃  
韓魏公有此精神蓋從華嚴法畛而來洵非慧業文人  
不辦也樾幸附弦姻辱承秦諉樹爨爲大夫之墓恨莫  
起乎九原采薇有先輩之詩幸得窺乎六義雖牛腰一  
束存者無多而驥尾千秋附之俱顯此樾所以不辭而

爲之序也夫芳草之香十步而未歇君子之澤五世而猶存少梅昆季俱負雋才克承世德赤棒之家聲未遠青箱之祖業如新一集也其卽王氏之佩刀魏公之遺笏也乎

先君子印雪軒隨筆序

代汪蓮府作

夫自漢京鼎盛九百傳小說之名蒙縣書成十九是寓言之體於是演義成於蘇鶚傳奇創自裴鉶寫南楚之新聞紀大唐之奇事行之寢廣作者遂多然而摹罔象之圖仿離騷之意瑤池翠水構成阿母之仙宮劍葉刀山畫出閻摩之地獄竟以烏有先生之筆來著黃車使

者之書雖宋井得人傳聞或誤齊庭有烏隱語可思而不知念自妄生已入新羅國裏夢當真說幾疑古莽人來調語無徵覈言奚取其弊一也又若書名北里事紀南朝十年薄倖之場一卷小名之錄洞房屈戌雅稱藏嬌雜事祕辛最工寫豔筆端宛轉描成大體之雙酒後流連賦有閒情之一幾乎坐阿難於嬉席笑孔子爲僮童而不知聖戒鄭聲佛懲綺語銷魂真箇癡雲無不散之時失腳此中苦海有難投之岸其弊二也又甚者山膏喜罵河豚善嗔借來每趁酒杯打破儘教醋鉢茫茫上界問白榆樹如何袞袞羣公盡碧雲駁而已於是著

成謗史署以狂生畫地指天呵佛罵祖言之有味竟成  
豬嘴之關吹卽成癡刮到龜毛之細而不知嬉笑怒罵  
未是文章敦厚溫柔乃爲詩教徒按匹夫之劍不登大  
雅之堂其弊三也亦或事皆有實言乃無文凌雜米鹽  
可共牧豬奴讀倚撫糞壤如和捉蝨媪談而鑿其失者  
又將文以艱深飾其聾聩聾牙佞屈昌黎公讀之而驚  
札闢洪休歐陽子見之而笑夫寫羊皮之聖旨史家亦  
有猥談給馬蹄於縣官奏議且多古語而不知雅言入  
夫子之文澀體亦古人之失白太傅之詩近俗樊宗師  
之記太奇其弊四也若此者左氏旣失之誣宋音又溺

於志使酒之氣未免粗疎覆醬之文徒供嫵笑雅宜貼  
以如意不堪貯以葫蘆乃今讀印雪軒隨筆而後知卮  
言曼衍卽是奇文玉屑蕞殘自成光燄前之所陳不足  
當其一映也先生讀書五車行腳萬里豪歌出塞黃飛  
大漠之沙險極懸車青染太行之黛往往停橈問水駐  
馬看山從名人魁士而游得大澤深山之氣所著印雪  
軒詩文全集外有隨筆四卷所見所聞小史鈔而不給  
可驚可愕大材進而猶飛然意在勸懲詞無粉飾孝悌  
之語如聽乎君平詼諧之談不參乎臣朔微言指示卽  
佛家度世之車妙義敷陳亦儒者牖民之鐸蓋先生於

近世小說家獨推紀曉嵐宗伯閱微草堂五種以爲晰義則窮其疑似胸必有珠說理則抉乎微茫頭能點石今觀此製何愧斯言集千腋以成裘嘗一嚮而知旨况乎趙璘因話康駢劇談不過寫我咫尺聞供人談助而先生舉胸中所獨得隨筆底以俱來尙論古人是正文字經疾史恙著手皆春流水行雲棲毫欲活媚學者以爲王劭之讀書記匡治者以爲朱朴之致理書又豈徒甲乙疑論癸辛雜識而已哉某等學屠龍之技十載升堂望下馬之陵一抔覆釜遺編偶展舊夢重提敬授梓人以貽好事因爲惶引并付胥鈔嗟乎西抹東塗憐我輩

尙阿婆乞相字欬墨淡於此中遇吾師丈人

沈吉齋題榴庵詩集序

癸卯夏章子紫伯以沈吉齋茂才題榴庵詩集示余余三復之而有喟焉夫其雷輓電聳之聲海立雲垂之氣狂飛虎僕細嚼糜丸少乘之馭馘皆工曼倩之滑稽亦妙所謂長卿之賦來非人間太冲之詩意在世表凡橫目者自能識之可弗論也然而詩雖號聖貧可稱王窮鳥成吟病黎作賦入則三隅竈冷獨明月是故人出而四襟衣單惟太阿爲知己雖歌黃麀而赴闕仍騎青牛而出關熱眼看人寒氈還我嗟乎看朱成碧者俗目之



九集三  
盲也非素好丹者世情之薄也淪玉沈珠原無定價楊  
花榆莢亦自漫天人間塊塼之場我輩漏卮之命吹來  
簫好便會成仙磨得磚明何嘗是佛讀集中感遇諸作  
能無悒悒乎所望吾鼎自愛臣精不消水洗無煩已得  
鵬冠之耳吉齋重聽日光可照更空龍叔之心和氣成春秀  
才利市閒情游藝菩薩神通將見刀磨蜀水而益光劍  
匿豐城而亦耀或他日達如高適當更聽鳴盛之聲卽  
終身窮等虞卿要自有著書之樂

章紫伯三悼亡詩序

昔仲尼刪詩而存蒙楚焉嗟枕衾之獨御誓冬夏之同

歸說者謂悼亡之詩自此始矣故知蚊蟻感舊鸞鏡傷  
今此情雖天壤所難堪此恨亦古人所時有然而天邊  
神女不乏青琴世上情人豈惟碧玉紅粉消而碧雲在  
明月盡而夜珠來則銀環再御之年或玉簫重來之日  
平若乃錦瑟難調朱絃易斷女牀山頂乍聽鸞鳴天姥  
峰頭又驚鳳去如吾友章子紫伯三悼亡詩則讀之尤  
可慨也夫其初娶夫人吳氏也纔服黃昏之散便簪白  
柰之花何郎燭底紅淚拋殘巫女夢中黑風吹斷葢成  
婚半載而元公有離思之詩劉郎成傷往之賦矣顧秦  
樓夢杳已驚紫玉成煙而陳苑香多當爲黃花續命於

是再娶於吳興嚴氏自憐故我重對新人白燕釵邊綠  
熊禱上得無有故劍之思亡簪之泣乎然而證篋篋之  
夢自有前緣占環佩之聲便知嘉耦郎是畫眉京兆卿  
眞接腳夫人細研飛雪之丹巧縮頰雲之髻金駝鬪酒  
銀鹿弄兒人以爲敬通跌宕老對孺人曼倩詠諧長偕  
少婦矣何期九載眉齊一朝鏡破細君琴裏又起乖音  
蒞奴箏邊重彈苦調斯時也客兒稚小孰補衽衿佛婢  
聰明誰教褊繡不得已更寫梳妝之記重開脂澤之田  
金蠶銀繭兩泣蕭郎臥鹿眠羊再煩月老所喜三娶夫  
人俞氏者林下風清房中曲好憐兒失母攜熨斗以作

襦佐壻持家拔鐵簪以畫壁從此褶成一袂鬟挽同心  
定偕蕭史俱仙不作羿妻走月矣而乃蕙室初開便是  
招魂之地綵盆虛設竟無分痛之方曾未一年又以產  
卒紅偏易洗綠竟難縫三度塵緣一場噩夢嗟乎碧翁  
長醉何知世上之愁青女無情不管人間之冷對舊時  
之明月看去歲之梅花蕭相妻亡粉猶漬水車公婦去  
翦尙留池安怪其腸若涸湯淚如食芥也乎於是豈蔻  
窗前有緣情之作茱萸帳裏多激楚之音峽內聞猿山  
頭弔鳳不足方其悽惻矣僕願紫伯三點成伊一變至  
道空房冷月參白傅之禪機巨室歸人悟蒙莊之至論

色空一視哀樂兩忘此時寫金瓠哀辭當一篇恨賦他  
日刪玉臺豔體讀四卷楞伽

孫蓮叔紅葉讀書樓詩集序

予自甲辰歲往來新安見其水清徹底魚游若空山深  
能鳴人語斯應溪碓自動挾犇流而亦飛巖居可封關  
開雲而不出以視二分明月之橋十里山塘之水旣曠  
奧之境異亦喧寂之情殊意必有鍊性洗情之士爲雕  
肝琢腎之辭寫以聲音編爲澀體乃讀吾友大台山人  
孫君蓮叔詩則固不然今夫少陵居飯潁山頭安能不  
瘦坡老住桄榔庵底未免長寒君則生長華腴別成馨

逸市中擲果車擁金鷄室內焚香座排銅鴨舉玉東西  
而勸客酒人魚貫而眠合江南北以論交名士雁行而  
至則有紅葉讀書樓者曲類盤中高居塵外涼臺燠館  
仙到應迷明月清風客來不速設盤游之飯豐可十人  
安曲尺之牀暫猶三宿每當銀虬漏盡金駝酒乾客已  
告疲主猶未倦辯如枚乘雅多馱馱之詞狂類陸雲癖  
有胡盧之笑於是寫敬禮之小詩鬪王筠之強韻金釭  
欲燼虹采猶騰銅鉢未催鯨鏗先發仙人游戲菩薩神  
通非夫墨瘁紙勞絃生管澀者所能望其萬一也然而  
鏤金錯采無江山以活之則僿矣範水模山無笙歌以

韻之則枯矣君呼青翰之舟試黃芝之馬西陵松柏從  
蘇小而盟南部煙花補唐人之記小家碧玉偏善畱人  
大道青樓儘容繫馬記曲則拋殘紅豆題詩而吟就烏  
欄後庭之花最宜豔曲前溪之水亦助新聲夫吾人埋  
頭頽舍之中疲目叢編之內頭未翁而先白面非佛而  
亦黃雖復東抹西塗猛搜險覓未免氣含蔬筍味雜薺  
鹽而君清不兼寒福能生慧南金北毳爛其文章語鳥  
名花助其歌舞在我輩窮愁之著述固嫌島瘦郊寒卽  
此鄉山水之瑰奇亦覺青頑碧鈍矣或謂杜陵律細乃  
號大家元相體輕終乖雅奏君乃虞初小說也白臚陳

揚子方言不妨孱入雖老嫗之可解恐大雅之弗登不  
知淮渙之水五色不假丹青聲音之木一鳴自成宮徵  
君詩所以妙合天然獨高流輩正以喝月卽行撻雲盡  
活胸貯光明之錦筆驅如意之輪豈必搖頭而學浩然  
嘔心乃爲長吉哉或又謂樂戒鄭聲詩懲綺語君乃娟  
娟好好都有品題燕燕鶯鶯盡爲描寫徐陵體豔宋玉  
詞微未免有情得無小過不知先師尼父亦傳佩瑱之  
挑我佛如來不廢拈花之笑美人香草乃騷客之寓言  
之子天桃是風人之託興士果束身似玉鍊行如銅正  
不必宿桑下而三遷又何妨對黎渦而一笑也僕姓名

外集三  
辨識風雅無聞每速藻之逢君益鈍根之愧我文非元  
晏難序三都獻效愚公并無一得幸作雅集圖中之客  
君有紅葉讀  
書樓雅集圖得以先觀請如新安江上之山品爲大好

孫蓮叔萱蔭山房雜著序

予於大台山人之書無不序也而於此集則幾窮於無  
言何則枚舉翫敲皆工賈山涉獵尤富不名一體若江  
淹之雜詩足了十人乃柳渾之餘技陳遵尺牘藏以爲  
榮京房語言聽而入妙噫嘻君如陸機之在江左太覺  
才多僕如祖約之賦終南轉虞意盡矣雖然君不見學  
佛者乎方其十年苦行一箇蒲團盲柳瞎棒之難熬溼

踢乾拳之盡受黃眉佛遠白足僧寒幾幾乎未入化城  
先投苦海及乎菩提果熟歡喜天開乘多寶之船入華  
鬘之市妙意女共行世事阿育王願助神功駕一牛車  
脫離火宅化五獅子游戲神通何其樂也又不見學仙  
者乎方其姪砂孕雪鍊汞燒丹木厓難招炭人易染王  
方平之鐵鞭可畏嵇中散之石髓將枯幾幾乎蕭史之  
鳳未來壺公之蛆先飽及乎飛符下召拔宅上昇劉綱  
則夫婦同游茅盈則弟兄共壽霓旌虹旒鳳舞鸞歌花  
頃刻而能開月光明而可借又何樂也竊謂文章之一  
道通乎仙佛之兩家士方伊吾一室之中編刻千載之

外集三  
上墨瘁紙勞之可念客嘲賓戲之俱來亦誰能不抱卷  
而沈吟臨文而太息哉至於握紫距之毫展銀光之紙  
流水行雲之盡活大刀快斧之兼施厯落嶽崎得晉人  
之致嬉笑怒罵卽蘇子之文招白雪於郢中落黃河於  
天上歐陽子但稱快快昌黎公自謂奇奇此則坐如意  
之輪居然菩薩認靈竿之路便是神仙當其潑墨而狂  
書可以凌雲而一笑矣嗟乎成我者學也生我者天也  
天之不全學將何裨與其十年而刻一鳳不能飛鳴何  
如一日而解九牛自中肯綮君以深沈之學行其爛漫  
之天故能著手成春從心得矩元紫芝之眉宇便是天

人庾赤玉之胸懷都無宿物偶然舖啜亦復可觀豈此  
蕞殘不堪成集而僕愧無隍引徒有卮言於不可思議  
之中見盡得風流之妙兜率海山之俱在問君何處得  
師語言文字之皆空算我未曾作序

孫蓮叔彙集序

吾友大台山人孫蓮叔刻其紅葉讀書樓詩以問世既  
已書懸市上紙貴人間羨王規爲俊人識元稹爲才子  
凡有井華汲處都吟柳永之詞卽從埃壁尋來亦寫王  
維之句而又鈔其豔體詩爲一集篋而藏之蘭亭真本  
匿閣檻而難窺瓠史原文祕葫蘆而不出非甚知已勿

輕視人也予過而笑曰君殆猶有人之見存耶夫孔子  
編詩不刪鄭衛如來說法亦入華鬢韓致光大節不虧  
香奩何害陶靖節閒情偶作白璧無傷宋廣平之心腸  
能作梅花之賦顏魯公之風骨還收脂粉之錢此故事  
之可徵亦君家之所識而僕之意又有進焉人生一世  
之閒忽若遠行之客悲歡離合鮑老登場富貴功名盧  
生入夢但取性情之適何知禮法之嚴古人貴行樂之  
及時吾輩乃鍾情之所在然如僕者性本愚公名非韜  
伯黃鸝三請謝以不知白魚一編與之共飽此由所稟  
良不可違君則擅江左之風華兼少年之意氣羊車乍

出便玉貌之驚人鵝管橫吹知金星之入命訪東坡之  
宦迹半在杭州慕西子之香名屢游吳國閒雲送我芳  
草畱人酒澆蘇小墳邊詩刻真娘墓上則有女名碧玉  
妓號紫雲同游不曉之天高啟無遮之會天開女市佛  
說情禪量來歡喜之丸念出摩登之咒阿難戒體入媠  
席而摩挲老佛身根繞須彌而周匝當此之時喜可知  
已又或贈芍藥而將離夢楊柳而欲別枕邊紅淚總爲  
郎拋門外綠波慣搖人去誓雲英之不嫁期阿輓之重  
逢演揲歡情徒縈於夢內迷藏戲事亦見於詩中讀之  
者或以爲蕩子之浪游或以爲癡人之夢境而皆非知

君也夫人果能悟色相之皆空知形骸之非我則姑自  
適其所適何必人云而亦云狂士狂歌笑仲尼之禮樂  
裸人裸體陋大禹之冠裳人各有天情卽是性所以竊  
道學先生之似不若存風流名士之真此一集也雖名  
教中之罪言或風雅後之嫡派乎君近者見道益深學  
佛有得視橫陳於嚼蠟讖往昔於焚香雖城北徐公故  
吾猶在而樊南行者綺語都除此一卷之深藏乃三年  
而未滅予因搜而出之使知英雄好色而不迷菩薩現  
身而說法譬好音之過耳何礙觀空從苦海而回頭乃  
真是岸因取浮屠氏不三宿桑下之義顏之曰桑宿集

云

汪愷卿瞻園詩草序

十年舊夢挑殘夜雨之燈一卷新詩吹到清風之句中  
流聚沫亦是因緣竿木逢場無非游戲憶昔與君始訂  
交也腸肥腦滿少年跌宕之場草長鶯飛江左承平之  
日相與勾當花事捉搦酒人黑飲狂衝白嘲閒作或鄙  
陽之暴謔或正始之清談花荒月荒更有加於酒色竹  
請石請幾無辨乎主賓何其盛也身經世故便識艱難  
人到中年自生哀樂月寒日暖辛苦煎人墨瘁紙勞蹉  
跎負我易改觀河之面難償出岫之心得無有感雲英



之未嫁羨子敬之成仙者乎雖然君以黃海名家素封  
舊族堂上之桑榆未暮膝前之蘭桂方新侯光孟光克  
諧琴瑟長彥季彥共諧壘篴雖無千樹橘千畝竹千畦  
韭之饒頗有一壺酒一局棋一張琴之適又況大江南  
北舊雨兩三秋風尋季子之祠春水泛謝公之康極山  
水友朋之勝而翱翔容與其閒以視聽鼓應官騎驢覓  
舉腰如磬折口作箏聲者果孰得而孰失耶然而僕於  
君詩則重有感焉今夫子雲勸學先詳龔錯之方山谷  
論詩不諱津梁之自君非先人門下士耶晨燈夜燭相  
守者七年韓筆杜詩求安於一字迄今趙張問答尙存

鄭志之書籍混文章足壯韓門之色而先人長謝不及  
觀大集之成小子何知反謬作三都之序噫嘻千秋事  
大兩世交深因君筆下之珠璣觸我胸中之傀儡狂歌  
互答和以銅斗之聲斷夢重提當作金輪之咒

王佛雲硯綠集序

夫錦裙閣淡猶存魯望之文玉枕荒唐亦入陳思之夢  
而況事關翰墨非徒兒女銷魂物閱滄桑便與鼎鐘竝  
古也乎則有眉子硯者乃明才媛葉小鸞之舊物也小  
鸞上界寒簧前生松德均見集內偶然墮世更露聰明未及  
于歸已空色相玉人化去難畱頃刻之花璧友傳來尚

外集三  
認彎環之月想其爪花拭後鬢棗梳餘喜烏玉之新磨  
翻紫雲之舊製殷紅浮碧自鑄鳳味之銘斜月橫雲戲  
仿蛾眉之樣以視吳夫人之玉櫛張靜婉之金梭雅俗  
不侔風流更遠矣人天隔絕空招倩女之魂文字因緣  
屢見名流之集佛雲同年得從袁浦譜入文房試以金  
屑之箋雲煙欲活盛以紫方之館珪璧同珍然其初得  
也不過謂靜女之彤有光竹素香姜之瓦足歷琳瑯尚  
未知紅絲磨洗之時卽已兆墨綬經臨之地也未幾而  
牛刀小試鳧鳥高翔竟攜笠澤之書去飲吳江之水蓋  
卽小鸞故里焉訪疎香之舊閣尚有蒼苔訂午夢之遺

書猶畱殘墨乃喟然曰一官如寄片石有緣是安可以不識乎於是摹從眉匠付彼手民采薇搜先輩之詩簪花仿夫人之格傳其軼事謝自然真已成仙訪彼荒煙隨清娛端宜有誌卽深情之繇邈知爲政之風流此集足千古矣嗟乎世上三災之石半付泥沙宮中十眉之圖徒畱粉黛而一拳之不泐雖萬鎰其何加余忝附石交得觀拓本眉娘之經猶在大可畱題硯神之記旣成固宜有序此日敘玉臺新詠原非左太冲之三都他年作青史美談是亦趙清獻之一硯

談氏二女史詩序

花中君子遺草一卷談步生印蓮著九疑仙館詩草一卷談細卿印梅著二女史皆歸安菱湖人也黃金鑄淚漬柔翰而難銷紫玉成煙逐彩雲而俱散香魂化去已憐鶴背雙飛錦字鈔來尚賸牛腰一束其師孫秋士先生攜至京師先君子曾題四絕句有云紅闥一片心頭血寄語興公好護持所謂興公卽先生也先生歿而詩遂散失至咸豐癸丑余同年生謝夢漁偶於五都之肆得來一卷之詩小字零星古香馥郁攜歸市上非同贗本河豚祕置篋中不課雪衣鸚鵡余屢向索觀而旋卽乞假南歸亦未果也今年正月表姪戴伯鏞茂才寄

示此冊蓋非其全者然而廬山真面已見此中海上深情足移我輩矣夫其鴛鴦罷繡玳瑁裝書笑披金釵向先生作贄閒敲銅鉢呼小婢傳箋豈非林下之清風閨中之韻事乎乃讀二女史詩齶音悽惻絮語纏綿不續離騷自然幽怨偶翻水調便爾蒼涼抑又何也嗟乎小兒造化常多顛倒之時女子多才每受聰明之累幾聞新婦得配參軍竟有才人終歸厮養吾於二女史有深慨矣墨池未涸香冢先荒種成薄命之花雨風太酷賸此未焚之草翰墨猶香因推先君子之意而爲之序他日假滿還

朝并當攜示夢漁使人知十丈輭紅有此一編冰雪也

謝夢漁同年香南憶夢圖序

論揚州之勝迹不外煙花問謝傅之家風最宜絲竹水流花謝難如太上忘情酒冷茶殘請學癡人說夢方其扇搖比翼絲臥同功鬪鬪掃之新妝試綢繆之舊印張尚書之圖籍豔有粉痕陶學士之茶鐺清惟雪水乍調脂盞便理牙籤地則仙境瑯嬛人則佛家法喜聞春月之語早許能詩授秋水之篇居然成誦楊妹子頗工題跋管夫人雅善臨摹於蘭言花笑之中有宋豔班香之妙游仙枕穩混沌譜新此一夢也樂可知也無何而四

壁蕭條一官落拓辭放螢之苑尋戲馬之臺羌博士固未免酸寒女秀才亦自嗟瓊瑤畫眉之譜十樣攜鐵硯而難描打頭之屋三閒住玉人而不稱蠹能化去蚨不飛還固知一覺十年不是書生消得轉覺五張六角都從尤物招來乃借開閣之豪自守閉房之禮昔年桃葉曾從江上迎來此日柳枝竟向樓中放去擲破鴛鴦之瓦燒殘玳瑁之釵翠羽凋啾黃梁倏忽此一夢也恨可知已夫使夢漁而乞相常寒骨人不肉老坐廣文之席長餐苜蓿之槃則亦過等飄風去如逝水已耳而乃芙蓉人鏡喧傳及第之名桃李公門榮署探花之使宋子

夕集三  
京之修史可無紅袖扶持霍小玉之居家難倩黃衫尋  
覓萍身飄泊蘭訊參差或云綠葉成陰春色已欣有主  
或謂名花落溷風塵尚苦無歸而回憶銅鴨香温銀駝  
酒暖並坐蛾眉之月同挑蠅鼻之燈錦被徵書練袞學  
字絳紗帳裏奉夫子爲師玉鏡臺前與老奴共讀此情  
此境乍近乍遙黑縱難甜紅猶未洗夢憶之圖所以作  
也嗟乎聚六州鐵鑄成大錯而難銷量一斛珠買此殘  
春而不可白香山蠻腰素口未免有情杜樊川禪榻鬢  
絲不堪回首訴來舊恨如聞商婦琵琶付以達觀誰是  
吳兒木石每道其神光玉映才語珠連廿四橋頭可稱

獨步三千殿腳或是前身卜姓則鄭氏櫻桃問名則尚  
書紅杏柔情描畫輒語評量君固輾轉於夢中僕亦流  
連於紙上雖然人生一夢境也參斗迷離雨雲變幻蜨  
自來而自去不妨莊子觀空鹿何有而何無莫學鄭人  
聚訟必欲趾離再喚宜懔重呼無乃惑乎從此收拾閒  
情識除綺語微之集內添來決絕之詞韓偓詩中刪去  
無題之作雖春風一燈儘容人喚真真而明月二分自  
笑我殊夢夢君於此真遽然而覺矣僕看花眼冷攤飯  
身閒懷夢之草無靈占夢之書未讀偶成豔體學題錦  
帶之書倘證情禪待誦金輪之咒

張棲竹先生棲竹圖序

子乙未歲始晤先生於毘陵卽承以棲竹圖索題予披  
視之清氣逼乎鬚眉爽籟流乎煙墨其人宛在合封蕭  
灑之侯小住此中不減篔簹之谷子時年甫十五出頭  
未得醫俗無從正共羣兒爲騎竹之嬉謬承長者有折  
枝之命今圖中長歌一章蓋爾時作也碧鮮偶賦青削  
難工童子何知聊作聚沙之戲先生不棄遂同撫塵而  
游迨庚戌歲予請假南旋復晤先生於毘陵歲月如流  
一星終矣煙霞不老萬箇蒼然重陪佳士於坐中如對  
真人於天際猥以全帙索我片言敬獻枝詞聊供竹笑

今夫鳳皇翔於千仞喻所託之高也鷦鷯巢於一枝明  
所居之約也先生以鳳北德擇木而棲非鳴盛於高岡  
卽蜚聲於元圃而何以年年空谷倚袖常寒寂寂柯亭  
賞音罕遇雖洽幽棲之趣或增搖落之悲乎然而餐煙  
飲露四時之氣味皆清抹月批風一室之圖書盡綠遠  
攀鄉樹桑梓猶新俯茁孫枝檀欒可愛以視渭川千畝  
矜通侯之榮鄧林一枝逐夸父之步者其風致固何如  
也予辭京雒之塵初還倦翮飲蘭陵之酒重挹清芬十  
年聯青士之交三日住墨君之館拓新陰以棲鳳願從  
君爲丹穴之游覩舊日之塗鴉愈令我憶青燈之味

潘修梅先生仙梅紀遇圖序

夫延陵季子蕭允與之論交東里先生周磐感而入夢  
故知精神所契警欬斯通千載之遙一堂相見矣修梅  
先生身抱仙骨胸藏古春居明聖之湖便饒清福拜水  
仙之廟自證前生性酷喜畫梅筆墨之外盡得風流冰  
雪之中自成馨逸人徒賞其煙雲之欲活而不知其臭  
味之原同也辛卯歲先生掃墓西湖清明寒食龐公上  
冢之時竹閣柏堂坡老題詩之處遂乃登巢居之閣謁  
和靖之祠奉一瓣香佐以寒泉秋菊坐三生石質諸明  
月梅花而惜也葉已成陰花將結子殷七七之神術芳

信難畱陶八八之靈丹香魂莫返先生於此亦惟玉笛  
一吹瑤琴三弄已耳不謂北窗望去儼從東閣移來花  
似菖蒲乍無乍有香如簷葡愈淡愈濃噫嘻異矣未幾  
而吳中有召仙者仙至示先生以詩曰天涯綠葉已成  
陰猶有梅花撲鼻馨其仙卽和靖先生也然後知香火  
因緣不在空王之座山林枯槁堪招處士之魂因繪仙  
梅紀遇圖以識其事嗟乎芸芸萬類無非偶現之優曇  
草草百年都是寄生之窠藪而先生盡芟凡豔獨結古  
歡月落參橫不續羅浮之夢暗香疎影別成天地之春  
卽此竹外一枝疎疎落落想見世間萬事色色空空然

夕集三  
則此一圖也謂先生之仙緣可也卽謂先生之禪悅亦可也樾雖未撰杖以從猶及披圖而見莊襟老帶儼成人外之游琪草瑤花迥異凡閒之種古香古色名士名花倘教一笑拈來大可呈之我佛若問幾生修到還請證諸逋仙

紅葉讀書樓雅集圖序

竹箭萃東南之秀何幸逢君浮雲指西北之樓其中有我此子於斯圖所以不辭而爲之序也夫古之人弦韋爲贄萱杜相逢必有僑札之圖以存惠莊之樂瀛洲學士固可丹青瀟湘故人亦堪描寫樂賢堂上帝子親賢

見客圖中平章愛客香出居士鬚眉摹九老之間摩詰詩人風雪從七賢之後皆所以永今情追昔款使青楓雖遠舊夢可通黃壚或遙酒人如晤以視韓家夜宴虢國春游不費胭脂別成馨逸故可傳也紅葉樓主人孫蓮叔鶴鶴神清熊熊氣遠置通賓之驛歌招隱之篇一時鑿戰酒兵尋盟詩國者或溫八叉之詩格或柳三變之詞華或摹沒骨之花最工畫本或拈長心之筆雅號書家無香不蘭有樹皆杞宜畱翰墨以誌雪泥而如僕者酒膽不剛詩脾尤澀磨驢蹤跡祇解隨人了鳥衣冠不堪入畫乃鸞鳳萬舉野鶴亦飛蕭韶九成啞鐘先奏



夕集三  
諸君則翬然而起下走亦融於其間豈非空王座上原  
有因緣詩派圖中本同鼻祖故耶嗟乎仲尼住廣桑山  
不能倒江河使西返釋迦居波羅奈不能喝日月使東  
還世有易逝之流光人有難忘之故我而紙上之雲煙  
無恙卽壺中之歲月長留此一慳之流傳雖千秋而亦  
可僕薊門春雨交燕市之酒徒滕閣秋風識馬當之才  
子而皆去如逝水付之飄風每當月白風清燈紅酒綠  
空齋獨坐舊夢忽來雖豪無結客之詩而雅有懷人之  
賦撫斯圖也能無言乎公等健者無非東閣之奇才僕  
本浪人幸附西園之雅集聊爲之序以存歲月并誌姓

名

汪愷卿瞻園圖序

瞻園主人以瞻名園而繪圖紀之余披其圖巖腹內凹  
澗脣旁拓好山千疊孕碧生青流水三分倒花鑿月穿  
辛夷之塢度阜角之橋碧鴨欄低紅鵝館小三竿兩竿  
之竹十枝五枝之花移柳待鶯種松借鶴怪石孤立自  
成雲霞飛流善鳴不假絲竹每當曲徑紅深長隄綠淺  
露白如洗煙青欲浮吸碧海之朝暎濯金門之娟魄洵  
足滌塵中之目遊物外之觀矣然而南垞北垞之幽當  
歸摩詰東瀼西瀼之勝合住少陵自來謝墅庾村陶廬

夕集三  
潘宅雖勝由天造而名以人傳不有雲情鶴態之人難  
爲竹弟石兄之伴瞻園主人性如水淡氣得秋清何晏  
神仙之姿李約山林之致爰成小築以寄勝情和雲鬪  
山買溪分水頑青鈍碧都與平章寵柳驕花無非經濟  
時復攜佳伴恣幽尋選竹題詩撥霞覓路花蠻負到茶  
碾攜來油窗紙室之中桐帽棕鞋而坐泠泠然得松石  
閒意飄飄乎如神仙中人予喜此名園得遭賢主因爲  
之序以當小園之賦瑞室之銘焉顧如予者迹雖塵網  
心本林泉亦思買三五朶之山構八九椽之屋友于花  
鳥問訊煙霞而松性雖存萍家尚泛徒乞主人之茶把

并無容我之團焦回首故山安得不呼負負乎

孫雨樓花甲自壽圖序

三篙兩篙之水十枝五枝之花烏榜青簾撐來牒子荷  
衣筍笠坐箇詩人固已極山水之娛煙波之趣而先生  
此圖意更有進焉先生黃海閒身赤城賦手讀書八千  
卷金壺之墨未乾彈指六十年鐵樹之花又放鶴籌細  
算麝粉輕研摹鬚眉於坡老壁閒紀歲月於香山集裏  
翔襪集嘏會意諧聲爰繪是圖以寓花甲一周之意余  
披其圖雲光納納天亦白描樹影扶扶山皆紫邏半溪  
萍合剛容翠碧之眠兩岸桃酣似染紅藍之汁萬花深

處一葉浮來癡蜂醉蝶之中桐帽棕鞋而坐漿牙不語  
櫓臍自鳴定知打網人回誤呼眾叟最喜扶牀孫小可  
代編郎圖中一童子操舟即其六歲孫也先生方且擁鼻豪吟撚鬚微  
笑墨磨烏玉書檢紅牙浮重碧之樽展硬黃之帖安排  
萍竈料理煙蓑幾欲招賀監於鏡湖傲元真於雪水矣  
所冀與水同春共花不老六旬再屆一幘重描配舊翠  
以新紅伴東舫以西舫僕請一枝筠管更題九老之圖  
君其六幅蒲帆遠渡千秋之水

葉魯泉囊琴訪雨圖序

君不見七貴五侯之第肥肉大酒之場客至而響玉鳴

舞散而明珠落漢曲胡曲李供奉之篋篋急聲緩聲薛  
陽陶之鬢篋暢飛暢舞以鞦韆以鞦車挂鞦而晨來燭填  
街而暮罷豈不盛與何為乎屢唱勞商虛誇清角牧琴  
三尺毛雨一天鬱奇律而誰知抱古心而獨寫嗟嗟燄  
段興而雅樂廢拍板盛而正聲衰樹梨普梨非中州之  
音韻難識沙識豈太古之宮商撫斯琴也得無歌苦而  
知希曲高而和寡乎乃君則花閒集富爨下材清鍊成  
金石之聲洗盡箏琵琶之俗聞鐘悟道製笛觀賢吹簾而  
過吳門擊筑而游燕市借流水高山之意從名人魁士  
而游流連梁父之吟悽測楚妃之歎往往蕤賓鐵躍姑

洗鐘鳴焉雖然桓譚文士亦有繁聲摩詰詩人非無新  
曲君苟于喁善應硯散無嫌跌宕乎左驥史媿之間婆  
娑乎景武丙彊之後則和凝曲好作宰相而何妨徐錯  
歌成換中書而亦得宜乎抱軒轅之瑟自獻王門吹子  
晉之簫卽登仙籍矣顧乃胡琴碎於市上商歌聞於門  
中人驚安道之高自得啟期之樂青琴神女天上無媒  
黃帝伶官人間遊戲雲夢八九鬱奇氣之輪困晨星兩  
三招酒徒而捉搦朱絃三歎自有遺音白蠟一經初無  
長物惜惜琴德其在斯乎今者長卿游倦潘令居閒徵  
苦宮甘無非閱歷鯨仁商義皆見性情長歌短歌借七

絃寫出今雨舊雨從千里招來而僕不習鴟絃難調牛  
鐸朝欷暮喏都不成音氏厭但吹豈能中節謬附琴星  
之一未諧金奏之三然而吾輩交游每在風塵之外中  
年陶寫最宜絲竹之中僕於斯圖所以不辭而爲之序  
也他日老雨初晴閒雲忽至贈君紅石薦坐我白木牀  
將爲奏淥水游春之曲乎抑爲鼓回風送遠之章乎請  
眠琴以俟

張憶娘簪花圖詩序

憶娘名  
小乙

二百年倩女之魂十三行洛神之賦呼之欲出翩何來  
遲卜姓則好好前身滅世上雄張之色問名則真真小

印摹商家女乙之觚乍下秦樓便歸蔣徑臙脂一捻偶  
憑天女拈來翰墨千秋竟被名流看殺尋春杜牧都恨  
生遲入畫崔徽不愁瘦損柔情描畫輒語評量見於  
國初諸老之詩洵爲天壤有情之物吾友大台山人素  
工豔體善說情禪喜此一燈之流傳竟爲楚得謂有三  
生之緣分未可唐捐傳眉眼之深情最宜紅笑觸心頭  
之舊恨別有紫雲爰借天涯芳草之思以寓流水落花  
之感固已綺堪呈佛夢欲游仙而又以爲形管乃美人  
之贈未敢自私也采薇有先輩之詩不容久祕也於是  
錄其墨蹟貌出朱顏召黃仙鶴之名工使刻深情之帖

借梅河豚之贖本以傳定武之真人謂風流自云遊戲  
因上頭之千騎必有引隍索下走之一言得無著糞噫  
嘻予生太晚敢從名下題詩我輩鐘情實亦前人作俑  
曼殊天女登大毛公之堂橫波夫人作老尚書之配雲  
郎玉貌摹來水繪園中髯客風情傳出填詞圖上老子  
之婆娑可想豎儒之趨起安知卽此一圖自成千古而  
僕枯腸芒角饑眼麻茶得附微名豈非奇福刻香奩之  
集固知孫楚可人洩繡谷之春未免蔣侯惱我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賓萌外集卷四

德清俞樾

序

相國祁春圃夫子六十壽序

夫佐堯醜舜薰之化而銀策書功際嵩生嶽降之期而  
金提建福稽諸古昔若商大夫之斟雉齊尚父之飛鴈  
伊水乘舟夢遊日月傳巖板築出應星辰莫不享遐齡  
膺龐褫神明竺厚精氣延洪故知九乾雨露飲之即玉  
液瓊蘇也五鼎鹽梅調之即青芝赤箭也我  
國家重仁襲義含甘吮滋凡在紀侗視冒之臣必有緝

福曼齡之慶若乃翊五德之運作三壽之朋人望之如河岳日星知其間必有名世者

帝錫之以富貴壽考謂宰相須用讀書人則於我春圃夫子見之矣惟我夫子系出伊耆秀鐘澤潞宋廣平之名字銜自雙龍曾魯公之精神呼爲老鳳際恢台之令序爲攬揆之佳辰化日舒長仁風披拂九五福日壽從天上頒來十七物之餐自尚方奉出一時隸門生之籍醉馭吏之茵者咸竭丹誠以祈黃耇然而將迎之術君子不言也曼衍之譚達人不受也請從庾乘之下坐敬陳醴菹之嘉言夫履絢冠述孰究天人昨史枕圖誰通

今古我夫子學窮五際才擅三長製月儀之辭彥昇幼慧作日出之賦維翰才高庾赤玉之胸襟都無宿物丁紫宸之才調不愧詞臣東觀讀書

南齋儼直應劉公宴之作風骨自高歐蘇帖子之詞蓋懷已寓柏梁賦罷蓮炬歸來心在冰壺手張珊網犀軒熊節迎將使者之車黃尾裴頭寫定神仙之籍宣公知貢舉最得人才永叔作試官能移風氣在多士久欽爲哲匠卽

天家亦倚作經師東平北海之賢齊向先生問字鳧渚鶴洲之地親看帝子橫經卽今詩和三侯集成一品閒

臨玉版萬本爭鈔偶灑金壺五都競購白虎蒼龍之闕  
非蕭相而誰題北風雲漢之圖爲漢廷所共寶雖翰墨  
無非游戲而文章亦見經綸此其學術之槃深也王荆  
公爲翰苑才入政府而聲名頓減韋元成以經術進居  
相位而建豎無間蓋袞職旣隆鼎司難稱非有茹古涵  
今之量莫奏熙天耀日之勳我夫子華蓋承辰紫宮執  
斗右爲麟而左爲鳳合成前後之輝光規司春而矩司  
秋妙此陰陽之調燮盟心於水著手成春杜元凱領度  
支而朝野之稱翁若李棲筠兼起部而公輔之望魁然  
固已效奏便章職修清晏矣然而東垣上相西垣上將

論功者固以從容坐論爲高武事樞密文事中書勸治  
者尤以密弗親承爲寵

國家威弧遠指擗鼓遐征爰置軍機俾參碩畫小延英  
之地邇大於越之官高我夫子以公才公望之隆膺斯  
謀斯猷之寄陸敬輿職居內相龔茂良位進首參每當  
鈴索宵聞蠟丸朝奏近承

天語遠燭機宜渠牟之入內廷或五六刻而始出廬陵  
之掌外制薄四六體而不爲凡夫平津十策曲逆六奇  
夾袋內之人材履屐閒之方略咸符

乾斷克洽泰交此其治功之襮著也且夫雲起彌天而



觸自岱宗之石河流入海而發從星宿之源蓋惟德厚而信矻然後襍翔而嘏集我夫子雖具恢恢有餘之度仍抱匆匆如畏之忱蓬大夫之車無欺暮夜韓僕射之笏不授童奴每出殿門尺寸守而不失偶詢溫樹左右顧而無言畫臨深履薄之圖任虎尾春冰之館威福總歸之

皇極臧否不及於人倫李孝伯之直言必焚諫草錢侍郎之盛德不發私書而又東閣延才南金選士門開通德館啟招賢雖一一之吹無竽敢濫而九九之見有技必收韓荊州人物權衡李祕書詞林根柢若夫識陶侃

爲不凡之器決王導爲令僕之才或蒙晏元獻之知而折節願稱弟子或受狄梁公之薦而終身不識何人本無目色之私心遑問耳鳴之陰德譬猶高山大澤食其利而不知霽月光風游其宇而自化此其德行之純全也韋平之族以世濟爲難軾轍之才以同時見美我夫子楹書守舊堂構開新吹華黍之笙養能竭力捧芝泥之誥孝在揚名人紀克敦天倫無憾又況荆花豔發千里聯芳珠樹紛羅一枝翹秀哲弟風清藩服行開旌節之花佳兒名在賢書新茁科名之草從此絲綸對掌弓冶相傳張縮隨兄就僕射中丞之位蘇瓌有子講

尚書說命之篇古有東川西川竝持虎節大郎小郎同  
拜鸞臺者亦何以加茲光寵逾此遭逢乎此其福報之  
崇隆也至於樓臺鼎鼐之詩傳爲佳話鐘鼓園林之勝  
樂此清時黃髮番番克副秉鈞之望赤鳥几几親襄  
受璽之儀湛露歌詩需雲演卦鳳飛五色銜

溫詔而頻來虬賜九花入

禁城而代步值此懸弧之喜更邀

錫命之榮祝以大年昭其備禮斯則五更三老止循乎  
典禮之恆而千載一時罕覩此明良之盛者也某等身  
經孔鑄名隸韓門小草無知亦被臺萊之蔭大椿不老

益敷桃李之陰瞻壽者相而來夏日亦形其可愛修弟  
子職而退春風何幸而同依所願算永期頤道隆輔弼  
縹醪酒熟高會方壺圓嶠之仙雲母屏開敬書  
聖主賢臣之頌

姚平泉舅氏七十壽序

夫久而不做者精氣遠而彌耀者文章精氣之固固於  
金石也文章之壽壽於旗翼也是故將迎之術上士不  
言綽綽之所達人弗受使徒鋪張洪竿旰飾腴詞接芬  
錯芳翔機集叢將爲長者壽乎抑爲詔子嗤乎然而登  
戲綵之堂侑祈年之爵禮終於稅人喜斯陶先生書策

琴瑟在前當亦爲之莞爾小子應對進退則可或有取  
乎斐然雖至親無文切人不媚而安能已於言哉惟我  
平泉舅氏與物爲春如山之壽行吾素位其學介晉宋  
之間和其天倪斯壽邁松喬而上於一陽來復之月爲  
七旬初度之期一時孔李通家潘楊世戚咸酌大盃以  
祝延洪暢舞暢飛善頌善禱矧如樾者衛玠本武子之  
甥李漢又昌黎之壻乎然而玉笈金箱之記述而難稽  
也青松綺柏之辭籩而非實也我舅氏遁奇於野抱璞  
而居苟效丁宏之挾張何解枚乘之飢散請登酒座聽  
我卮言公生卽端凝幼而孤露磨祖貽之硯讀母授之

經雖在童年便敦至性痛大椿之早萎喜荆樹之不孤  
無何而聽雨牀虛吹堦聲罷公力營大事手撫遺孤伏  
波敬嫂非衣冠而不見伯魚愛姪雖衽席而必興課以  
父書紹其家學必使羽毛豐滿頭角崢嶸而後以桐孫  
之秀上慰高堂鞠子之成下告泉壤其天性有如此者  
讀史之士問撐犁而不知窮經之儒遇樞黎而莫識載  
籍極博淹貫爲難公入則熊膽一丸出則牛腰三尺披  
青藜老人之牒本本元元受黃蓋童子之圖奇奇怪怪  
故能目空千古手定百家分小學大學之書而朱子之  
傳不必補續新唐舊唐之史而梁氏之統不必存當其

上下古今出入神鬼可使長頭之賈奉作經師禿鬢之  
蘇避其史席其學問有如此者夫方圭而圓璧者材也  
蠟蹠而纍僂者遇也以公芸香三代桂林一枝豈不可  
以待詔北門司文東觀而乃牌仍鄉貢船止孝廉冬集  
書中難登名字春明門外虛費輪蹠徒以史館之勞將  
膺民社之寄好官思之爛熟老夫耄矣無能州郡之職  
徒勞人耳俎豆之事則嘗學之他日廣文氈冷苜蓿盤  
空得無有史公不遇之文揚子解嘲之作乎而公道然  
任運密爾自娛世事浮雲吾心明月佛能自在仙更堅  
牢燒尾宴前雖無位置打頭屋底可住妻孥啟期自樂

其貧傅永并忘其老其襟期有如此者且夫犀軒熊節  
不足爲榮北毳南金不足爲富自來抱五都之璧不如  
傳一卷之書而或未握蛇珠虛留鼠璞識者嗤焉公以  
陶元浴素之才潤古雕今之筆而又廣之以閱歷助之  
以交游虎阜春風自拜生公之石馬當秋雨來尋帝子  
之洲嗣後驅車走燕趙之郊結客半幽并之士非青雲  
之仙客卽黃散之舊家雖至岫有還雲門無舊雨而近  
則煙波一棹少伯祠邊遠則風雨重陽禹王臺上狂歌  
互答逸興遄飛讀所著餅山草堂集許舍人之筆墨妙  
得中和顏延年之體裁仍歸明密不徒詩律之細抑徵

後福之長又况搜奇於孔壁之前則史成君逸析義於  
宋儒之後則書著瑣談固不僅文號有神詩推無敵而  
已其著述有如此者雖然尺鷃不足論天寸蠡安能測  
海公之所蘊不盡於斯而樾以爲訂鄭志之書豈無弟  
子傳蘇門之學自有佳兒必盡臚陳轉嫌屢雜盍徵壺  
史以侑壽觴我舅母黃孺人出叔度之門歸武功之族  
鐵簪三寸辛苦持家竹筒一枚艱難遣女竟以中年哀  
樂積成痼疾纏綿幸逢絡秀之賢代操內政遂毓機雲  
之秀克繼書香階前玉樹行茁孫枝室內金籊益縣先  
業然則占家人之卦不必再筮邱園也八儒林之傳不

必再登勳業也如公者心有天游指與物化不已足握  
大年之券而濬多福之源乎所願夫子牆高丈人屋廣  
小雅之材七十合天下士而論交大椿之壽八千作地  
行仙而不老將見

朝錫引年之典家賡借老之章稽世系表於唐書不墜  
家風之舊峙靈光殿於魯國長依化日之新

蘇完瓜爾佳氏太夫人七十壽序

仰矚鵬霄夫人星朗俯尋鼇極慈姥峰高凡在珠履之  
賓玳筵之客莫不黎收而拜揚挖而稱曰此福門之慶  
壽母之祥也而况出歐公之門下親聞魏國之風拜韋

母於帳前不媿宣文之號也哉惟太夫人幼習張箴長  
嫺班誡步陸孤之貴姓紇豆陵之名宗其在室也色絲  
黃絹久工幼婦之詞其來歸也夷鼓青陽實行天潢之  
派自仙源而積慶從若木以分支孫桓有宗室顏子之  
稱肅冕有吾家任城之譽嘉耦曰配令德來教知伯鸞  
之賢而能成其高節定展禽之諡而益振其清風其所  
見固已卓矣然而義統於尊未足盡黃裳之美教成於  
子乃愈徵彤管之光陶士行以勳業著封鮓成之也柳  
仲郢以文學名丸熊勛之也欲知太夫人折蓂畫荻之  
功盍觀我薌生夫子振采負聲之力乎夫敦宗院內自

有名材親賢宅中非無偉器不過名高西邸望重南班  
已耳我夫子金枝翹秀便開杏苑之花銀漢分流又占  
蓬山之頂賢良射策珠玉揮毫聽名字於臚傳雲飛五  
色學文章之官樣紙貴三都祕府校書何減卯金之子  
丙廷侍晏能賡裸玉之詩爲公族作羽儀人皆動色得  
子弟如迦葉

帝亦稱賢則惟太夫人教以植學者勤也夫大李爲法  
官虞廷有命司空掌邦土周禮無書蓋必通乎法外之  
條而後雲司可領亦必熟乎域中之數而後水部能兼  
我夫子始則敷歷承明繼則迴翔臺省宗英名重卿貳

階高顏魯公拜秋官克司邦憲李棲筠官起部已具相  
才手定刑書棘木之陰自靜胸羅縮籍藤花之戶皆清  
故不必守金布之文泥土斷之法而早已獄無槐竹野  
有桑麻則惟太夫人教以服官者豫也至於門啟登龍  
臺高市駿金鑱刮目黑白無滄玉尺量才短長皆適秋  
風京兆兼收南北之英曉日觚稜分閱天人之策凡東  
閣才人西清詞客金闈初登之士銀袍待試之人莫不  
嚮龍燭以分光附驥旄而致遠入珊瑚之網便是明珠  
種桃李之門無非仙筍則惟太夫人教以相士者精也  
然而既擅文通必兼武達孫吳之略非必闔外而始知

頗牧之才卽在禁中而可見我夫子冠飄孔翠旌颺雲  
藍都護之府既開統制之官特拜受武功爵而儒臣之  
遇愈榮領曳落河而君子之營自正兵容貔虎陣法龍  
蛇謂詩書卽吾道干城非徒章句謂騎射乃

本朝家法況在宗支則惟太夫人教以養威者大也稽  
諸古昔陳母以忠孝勗堯咨蘇母以禮義誨易簡何承  
天之勵學實稟慈儀李景讓之治軍亦遵母訓竊以名  
臣之樹立半由賢母之栽培若太夫人者豈非母可兼  
師養而能教者乎今當七夕之期將進千秋之祝曝書  
樓上

丹誥鸞章乞巧筵前朱顏鶴髮太夫人備只孫之法服  
戴固姑之華冠王母稱觴窗開朱鳥佳兒舞綵袋繫金  
魚樂可知也某等列門生之籍得悉壺儀循夫子之牆  
久瞻慈蔭喜穿鍼之令節卽設悅之佳辰酒進長生花  
開吉慶從此  
九重綸綍定有馮親荀母之褒百歲期頤長開雪藕冰  
桃之宴

謝母汪太安人七十壽序

金馬門前郎君官貴綠楊城外婺女星高乃因設悅之  
期特設稱觴之禮一時潘楊世戚孔李通家無不酌女

乙之觚奉婦庚之卣以祈綽綽以祝延洪而況公瑾同  
年原有登堂之誼陶家賢母備聞剗薦之風豈可使綠  
純勿表黃絹無詞乎惟太安人受公宮之四教讀女誡  
之七篇潭上桃花生自汪倫之宅雪中柳絮來吟謝傅  
之庭祥女入門便有三言之益吉人在室從無六鑿之  
傷凡越羅蜀線之裁量韭苧梅蘇之調劑竹豆木豆春  
秋祭祀之儀金羅銀羅賓客往來之節一經指畫都見  
心裁克儉克勤入粗入細鐵簪畫壁相夫子以持家銅  
盤傳餐坐佳兒而課讀固已一門稱德九族推賢矣而  
太安人則更有不可及者自來君號宣文女稱博士曹



大家代阿兄續史黎夫人與傅母聯吟從壺內以論才  
亦人間所恆有而至於羽陵之簡載自瑤華石室之書  
藏於金匱則黃童亦多未見元晏猶待借觀未聞閨閣  
之中獲覩鄉媛之祕乃謝氏自司寇公與修  
四庫之書遂永百年之澤

賜書猶在以顏醉白之堂祖笏相承不墜汗青之業竟  
因庸成之舊守得窺

文匯之藏書若節春秋敬司灑掃丙丁庫啟庚子經陳  
紅牙之籤因風成韻玉板之紙映日有光裝以玳瑁之  
函護以芙蓉之粉太安人因勳盛舉得縱奇觀鳳諾龍

奴鈔來祕本金題玉躡識是吳裝此無論銘椒頌菊之  
人眼無此福卽問諸冠述履絢之士口莫能名矣然使  
爲傳經之韋母作獻賦之韓公而未聞令德之歌亦安  
見閑家之美且夫來仲往屈義易之微言也前沈後揚  
越書之精語也太安人亨屯一視欣鬱兩忘其在室也  
族本華腴不必布裙而椎髻其來歸也門猶鼎盛亦非  
紙閣而蘆簾北毳南金美哉此室東音西舞爛其盈門  
似乎樽節爲難清寒不耐矣乃無何而禺莢累多脂膏  
潤少鳩羽之司旣失鼠耳之帳難稽錢不飛來杯能化  
去畫指之券積而益多纏腰之資散而愈少在目論者

未免慮點金之乏術悵餐玉之無方而太安人倚竹忘  
寒食茶有味束修壺酒必均親串之貽兼味盤飧無缺  
賓朋之饌貧而能樂儉以養廉守柳下之清乃稱賢婦  
服桑中之宦自有佳兒又何必撫破甌而自嗟聽回帆  
而不樂乎夫食都蔗者及尾而甘種靈檀者隨心所欲  
至庚戌歲我夢漁同年席福門之餘慶掇

盛世之巍科

金殿宣名爭看探花之使玉堂珥筆共推視草之才賦  
罷長楊蓬山日永收來仙筍棘院風清卽吉語之頻傳  
想慈顏之有喜然後知太安人所見者高而所期者遠

也今者梅花有信剛逢十月之交萱草無憂將進千秋  
之祝

鸞章錫命

天邊之冠帔新頒鳳律回春膝下之壘篋迭奏孫枝濯  
濯珠著樹而俱芳璿水溶溶玉映冰而並潤板輿旣御  
絲服爭趨鞠臚一樽雲璈三奏樂可知也某等驥旄偶  
附忝分琴上之星廉壽同所敬祝壺中之日雖無鉅筆  
寫雲母之屏且藉卮言侑麻姑之酒所冀康強逢吉美  
意延年此時鶴獻籌來齊唱百年之曲他日鳳銜  
詔至榮披一品之衣

但雲湖前輩七十壽序

夫張蒼柱下錫曼衍之奇齡羅結城中受頻繁之異數  
固已爭光旗翼比美蒼牙而況注籍玉堂書名晶策已  
屆從心之候猶勤宣力之勳人望之如魯國靈光共仰  
重名於北斗

帝用之爲傅巖霖雨俾敷惠澤於南邦如我雲湖先生  
者乎先生麗水祥金丹山威鳳秦黔中之故郡秀氣獨  
鐘漢都尉之家聲清芬克紹際此橙黃菊綠剛過九月  
重陽喜聞鳳舞鸞歌將祝七旬雙壽忝與登龍之列敢  
忘酌兕之忱敬獻小言以侑大斗惟先生裴逸才清徐

陵慧早一鬢之俊貢此芹香百尺之枝攀來桂子慈恩  
塔上親題千佛之名天祿閣中小集羣仙之隊燭移龍  
鳳湯賜麒麟繪蓬萊之魚騎杏葉之馬冰銜旣貴霜議  
益清移來東觀神仙壯此西臺風骨赤棒所至識高中  
尉之威名白簡無私見傅鶉觚之慷慨嶽嶽神羊之角  
行行驄馬之歌蓋有鮑葛之風薛袁之直焉至於秉龍  
虎之節平燕雀之衡涉湘水而採其茝蘭登會稽而收  
其竹箭一簾秋色文章之味同清萬種春花桃李之門  
更盛類皆秤心自運鐸舌親操蘇子瞻試院之中煎茶  
有味和魯公省門之外撤棘無譁

外集四  
古  
朝廷收得士之功士林服論文之識然而清華之選所以觀其學也盤錯之交所以試其才也汲長孺之重望乃莅淮陽李鄴侯之仙才亦臨浙右先生諫垣聽鑰帝宸書名移卿月於九霄作福星之一道風清鷁首浮沅水以南游雲傍馬頭度太行而西去其所至也六條察吏五禮防民蓬蒿不翦於庭前桑麻成陰於境內韓大中之政傳爲美談顏有道之歌達於朝聽欲試移風之手俾正吳趨因知飲水之心命司馬萊夫自鹽屯既設榷法屢更鑄戶易疲綱官難給先生始官山左旋莅江南籌握帳中錢流地上貨布得流通

之術脂膏無自潤之心故能杜攘竊之奸而梟心自靜定畸零之帳而鼠尾皆清雖劉晏著美於唐時陳恕得名於宋代亦何以加於此乎然使馭飛雪之將揚思次之旌而徒爭心計之工其安見指麾之略先生安邊有論經武有方受鳩治子之兵書通馬將軍之故事當海氛之未靖正軍事之方興遂兼廉訪之銜以重師干之任修殷鐵之密奏自達

九重負劉輿之長才足當百萬於是開黃皮之室造金翅之船募橫海之雄師鐵螻遠跨練淩波之勁卒銅虎分頒鹿角十重魚膏千斛卒之才公城固焦度樓高亭

外集四  
三  
埃銷烽市廛安堵自定便宜之策高張吉利之旗卽此  
一面之獨當洵可八州之兼督而乃潘岳有閒居之日  
文園多移疾之時幾疑超棘無徵浮萍有詠豈知再懸  
再上堇父之布彌高愈磨愈明獨孤之鏡無損乎且夫  
人爵之榮天倫之樂求之於古罕或能兼先生二品階  
高八旬親健蘇易簡之奉母頻邀霞帔之頒陳堯咨之  
居家每繫金魚而侍此一端之可羨雖三公以何加德  
配吳夫人系出延陵封高石窳心能入細代稽鹽鐵之  
書德可宜家榮受

蘭金之誥上以扶持鶴髮下以培植鳳毛三珠之樹爭

高千里之駒並駕或玉堂之繼武或珊瑚之呈材學海  
瀾深郎官星朗門庭之盛海內同推矣某素仰丰裁倍  
殷頌禱黃金臺下幸逢長者之車雲母屏前敬獻壽人  
之曲所望易占三接史紀九遷八千歲爲春天上花開  
旌節九五福日壽人開樹種長春

慎母陳太恭人八十壽序

夫揚尊遂者表石窳之封頌延長者侈槐眉之迹然而  
翠嬀元扈事旣遠則難稽黃竹白雲語非經而罔據豈  
若奏房中之樂揚林下之風借彤管之三章寫錦屏之  
十幅乎歲惟元默序八九秋芙蓉太史爲其尊慈陳太

恭人稱八十壽某等以公瑾之同年拜宣文之賢母欲  
進壽人之曲宜陳女憲之書惟太恭人毓自高門教於  
名父當玉勝呈祥之始家在日邊從花輒退植之餘攜  
來膝下授之班誡課以唐詩凡韋母周官班姬漢史宋  
家論語伏氏尚書無不了了於心琅琅在口時贈公冶  
亭先生以孝廉之船赴公車之署龍門未上燕市久留  
喜諧敬仲之占爰作齊髡之贅吉人在室嘻嗚無聞快  
壻登堂風流可想而乃翼殷不逝器大難成遂以獻賦  
之相如姑作傳經之劉向匡衡補平原文學後進景從  
劉昞稱元處先生學徒雲附然而束脩之羊常瘠空倉

之雀多饑供落索之餐僅餘春妾補挾斯之服恒藉鍼  
神太恭人儉以養廉貧而能樂攜阿汪之女僕滂繡三  
更課衮師之嬌兒呶唔一卷食貧有味交謫無聲井白  
雖勞笄珈無慕也逮乎註選人之籍現宰官之身而河  
陽之花欲栽猶未長安之米屢索爲難雖殷出門西笑  
之心已決盡室南歸之計二十年之新婦始拜松楸三  
千里之故山僅存桑梓猶謂牽絲已近製錦非遙從前  
橐筆而游此後鳴琴而治百里之地試其利器而有餘  
三徑之資取諸絃歌而自足孰意牛刀未奏鵬賦先成  
沅江蘭芷虛迎葉令之鳧言木雲煙遽返蘇仙之鶴斯

時也因樹之屋止贖三椽種秫之田不盈五畝太恭人  
艱難作筥辛苦牽蘿大厦獨支偏絃自奏帛似帛而布  
似布刀尺宵聞簪非簪而釵非釵鉛華曉謝餅無儲粟  
能爲巧婦之炊楹有遺書惟勸孤兒之讀且夫千尋之  
木實生神芝盈尺之珍足蔭嘉穀自來德無不耀理有  
可徵況重以太恭人教誨之勤栽培之厚乎美卿千雞  
學富五鳳才高卓爾不羣久冠子衿之列拔乎其萃果  
邀

乙覽之知首選旣膺頭銜便貴民部司度支之重郎官  
應列宿之尊於是恭迓板輿重游京國晨昏甘旨茅季  
偉殺雞以供出入起居陳堯咨佩魚而侍霓裳一曲名  
在月中象服三加  
恩頒天上然而稽百官之表惟玉堂之署尤清號萬石  
之君無芸香之俸則俗乃至庚戌歲而輒紅得路淡墨  
書名甫開聞喜之筵便入承明之選天人策進  
聖主領頤羽獵賦成羣公擢筆餅分銀餽炬撤金蓮斯  
固已極遭遇之榮食詩書之報矣又况楷臺高築筆陣  
雄開肥瘦兼乎鍾胡筋骨得之顏柳求書客滿門是鐵  
而亦穿潑墨興豪壺非金而不竭士林珍其尺牘公卿  
慕其姓名從此臺閣珥登輜軒歲出傍金坡而置宅持

玉尺以量才薰班馬之濃香樹夔龍之重望太恭人手  
扶鳩杖身擁貂裘其亦爲之進一觴加一饌乎而乃苑  
枯之境無動於心欣鬱之情罕形於色圖書滿架花木  
盈庭不禮兩足之尊不設三淨之饌篋中舊稿常倩兒  
編燈下細書不勞婦代訂蘭閨之故事都爲一書仿玉  
臺之新詩選從兩宋卽今期頤將屆矍鑠如初油窗花  
戶之閒筍席羔裯而坐排金葉之格則猶子亦借檢紅  
牙之籤而女孫輒侍隔戶之婦每共敲棋扶杖之孫時  
來索果佛能自在仙本長生洵可樂矣茲當設悅之辰  
將舉稱觴之禮萱堂春滿菊圃秋高某等忝有登堂之

誼敢忘介壽之忱所望曲唱百年長駐結璘之景衣披  
一品益高興慶之班

孫鼎庵太夫子壽序

讀萬石君傳羨門第之榮誦九老圖詩見林泉之福固  
已聲華並茂齒爵兼尊然而鶴鳴於陰喜其子之能和  
也豹隱於霧美其身之有文也倘徒席寵簪纓比齡旗  
翼亦奚足以焜耀粉榆鋪張竹素乎鼎庵先生以君子  
儒現壽者相啟五經之笥腹便便而愈饒披一品之衣  
骨珊珊而不俗歲在癸丑先生年六十有五矣惟時我  
師蘭檢侍郎恭承



簡命視學皖江效仁傑之望雲低徊不去喜維摩之示  
疾矍鑠如初乃寓書於樾謂古者奉觴上壽非有常期  
今茲舞綵承歡冀聞吉語樾雖固陋不敢辭也雖然先  
生文章名世科第傳家徒陳黃竹之謠難補白華之雅  
盍卽其樹立之奇遭逢之盛爲先生侑一觴乎夫刀鐻  
紛悅內則之恆儀厠膺中帮子弟之常分苟庭闈之聚  
順雖曾閔以何加乃先生父曉塘吏部始而藤廳供職  
繼而榆塞荷戈層冰積雪之間羸馬瘦童而去黃龍府  
遠白豹城高先生左右扶持晨昏調護奉畱犁以介壽  
歌勒敕以勸餐迨

恩出九天得唱刀頭之曲而身經萬里都忘繭足之勞  
烏鳥情深明駝足健其不可及者一也史公游覽卽是  
文章王粲從軍何傷儒雅先生歸從絕塞踏徧名場謂  
地芥之非難何天香之有待乃至甲午歲始膺鄉薦得  
列賢書而蘭檢師已陪玉筍之班同報金花之帖查梨  
並秀椿桂齊芳龍門之游使季方扶杖鹿鳴之宴因紀  
涉張屏其不可及者二也蘇老泉之策學不列於制科  
黃亞父之詩名僅終於從事雖有知名之子末由歸美  
於親蘭檢師早奮天衢躋登雲路司文東觀珥筆西清  
在常情而論先生亦怡養邱園優游家術已訂先生謂

讀十年書未登上第拜五花誥終愧  
君恩於是鑄鐵硯以自盟著銀袍而就試不墜觀光之  
志果開聞喜之筵以司馬老先生作昌黎前進士其不  
可及者三也唐人貴科目一第爲難漢代重循良百里  
非易既看花之得意宜撻水以之官墨綬銅章莫笑牛  
刀小試壬山癸水行看鳧鳥飛來而先生燒尾情殷折  
腰興嬾羊鼻公無他嗜好惟喜圖書龍鬚友成我功名  
更勤著述輒紅塵裏一笑拙身虛白堂中終年抱膝載  
酒之客酬以清談負牀之孫課以家學詞曹接武郎署  
蜚聲皆先生之教焉門前五柳久淡宦情堂下三槐益

饒佳氣其不可及者四也雖然先生世受國恩身爲鄉  
衮使徒作嵇紹之野鶴學劉勝之寒蟬何以見入粗入  
細之精神可方可圓之才略哉先生南郭忘形物來則  
應東平好善樂此不疲布長者之金因而建寺捐坡公  
之帶遂以成橋而生平致力者尤以文風塔爲最是塔  
也拔地七盤去天三尺偶以謝仙之火致毀鉅觀將運  
郢人之風使還舊物先生採形家之論謂文運之攸關  
念先世之勞懼前功之盡替廣招巧匠妙選名材築就  
瓊階裝成寶地阿育王之神力遜此莊嚴舍利子之光  
芒燭乎霄漢果使科名草綠及第花紅而陶士行竹木

之儲都歸有用孔君魚脂膏之地共信無私其不可及者五也且夫茶鑪藥臼王摩詰之幽居掃地焚香韋蘇州之清福先生瑟琴靜好家室和平宜乎開出曇花必非頃刻種來修竹總是檀欒乃德配徐夫人暫住華鬢旋歸兜率少君去而鹿車罷挽德耀逝而鴻案虛留但將法喜爲妻不羨使君有婦林處士山中清夢祇堪配以梅花王右軍江上情波并未迎將桃葉其不可及者六也蘭檢師歎厯承明回翔臺省少司馬之職重於夏官大宗師之篇清於秋水先生謂鋒車問俗非徒蒿目而談玉尺量才尤貴冰心自矢每以教忠之意寓於執

訊之書雖或旁午軍符紛紜未息夷庚孔道充斥堪虞而謝傅從容依然賭墅劉超鎮定終不移家其不可及者七也歲時伏臘居君子之鄉傀儡盤鈴尋少年之樂釣游舊地杖履閒身登邑大夫之庭止談風月入鄉先生之社但話桑麻與哲弟謙齋文垣兩先生展齒尋幽杖頭買醉東頭西頭之屋無閒往來南垞北垞之間每同觴詠悠然有松石閒意望之如神仙中人其不可及者八也荀子云美意延年史遷謂修道養壽當嶺上春回之月正壺中日永之時雖我蘭檢師秉節云勞稱觴未建然而陶隱居之樓上謾謾松風楊於陵之門前深

深桃李亦足為先生壽矣樾遠承師命敬溯高風所喜

鶴算銜來正值

龍光頌到

天上紫泥初錫已看彩服增輝膝前黃閣將登願借金

甌獻壽

墓誌銘

戶部候補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壽君墓誌銘

君諱壽昌姓某氏滿洲鑲黃旗人其先世自

國初駐防江南遂家江寧從真人豐沛而來素精武略

得六代江山之助遂暢文風曾祖官福保祖樟柱父尚

德並以騎射承家詩書啟後君生而穎異學有本原讀

東方曼倩之書久推博雅入北海康成之室便號經神

凡舜碣堯碑癸盃丁卣佉盧字古不準書新莫不了了

於心琅琅在口魯淹中之士遜此宏通齊稷下之儒媿

其浮辯學飽千蹠聲蜚一覺賢書登其姓名天府貢其

品望歲在庚戌成進士入詞林黃榜名高紅箋字大寫

同年之錄不媿魁人居殆庶之科是稱吉士擔簦北上

被錦南還跨內廐之飛龍光生梓里攜蓬池之仙鱸香

佐蘭餐固遭遇之榮亦文章之報也夫以爾雅之才膺

承明之選宜乎獻凌雲之賦名動公卿簪畫日之毫身

外集四  
依禁近乃王子散館改授主事噫嘻辟芴支未成正果  
項曼都竟作斥仙雪泥之爪印猶畱冰樣之頭銜已換  
海中珊網人惜遺珍天上玉堂自稱過客接翼之鳥半  
翔集於天衢同隊之魚盡飛騰於霄漢而君挂名省署  
供職農曹得無有雲英未嫁之思子晉成仙之憾乎雖  
然郎官應列宿之尊民部司度支之重虎爪之板不妨  
暫屈王微鳳凰之池原可仍還荀勗君亦猶猶然不以  
介於懷也孰意一官落拓方閉戶以著書八口零丁竟  
闔門而死難蓋君官雖日下家尚江南自粵賊之沿江  
而下也夷庚已塞難爲就養之行令甲方嚴敢作偷生

之計黯黯將軍之樹堂堂君子之營固已視白刃而如  
歸製黃衫而有待矣癸丑二月賊陷江寧時則風鶴張  
皇沙蟲慘淡神鴉飛滿孰與招魂鬼馬騎回尚思殺賊  
短兵相接至三日而未休大義相期竟一軍之同盡君  
全家赴義盡室捐軀同抽光弼靴刀不走田單車軸鳴  
呼烈矣君在京聞信哀不成聲痛真欲絕白雲千里誰  
爲仁傑之家碧血一堆難訪萇宏之骨死生契闊旦夕  
呼號血共淚枯神先身死未閱月而君亦不起哀哉子  
與君爲庚戌同年西清之鈴索同聽南浦之歸舟並放  
庚戌假旋與  
君遇於袁浦每當交游之相對咸推才調之無倫乃並

列清班而文星竟謫同依盛世而劫運偏逢苟天道之  
有知何斯人之太酷君生平覃精小學徧讀奇書童律  
庚辰補禹本紀之缺吉日癸巳摹穆天子之文所著有  
說文正誤夏小正補註若干卷殺青未就殘墨猶香此  
則丁敬禮之文待陳思而定左太冲之賦藉元晏以傳  
者也君娶某氏生一子或云城陷後有匿其孤以免者  
雖覆巢之下未必果有遺雛而劫火之餘或者猶留幸  
草庶延炊種不墜書香然而全趙氏之孤誰為杵臼存  
李固之後安得王成傳聞異辭亦難必也某年月日同  
人將葬君於某原而屬余為之銘嗟乎抱九仙之骨何

期獨下神山檢千佛之經誰料先登鬼錄一門忠孝有  
光太史之書三尺松楸無犯大夫之墓銘曰  
君粹於學而贍於文既衣忠而裳信亦雪白而蘭薰胡  
蓬萊之早謫而芝艾之先焚彼為虵而為虺乃噓毒於  
榆枌既一門之俱盡而君亦自蹶其蘭筋嗟命途之舛  
錯譬糾纏之紛紜或鳧沒與欺魄非達者之所云苟君  
親之無負雖九死而猶欣蕭蕭白楊君之墳千載而下  
毋耕耘

誄

孫訂孫先生誄

夫西州智士之亡應乎武擔之石南岳幽居之誅登乎  
文選之樓故知身無論乎窮通名無論乎顯晦苟有可  
傳皆堪不朽孫公竹孫諱家球仁和人故文淵閣大學  
士文靖公之從孫也考諱某江西南昌縣知縣宰相世  
系表於史官廉吏子孫食其舊德公生而蘊籍幼卽端  
凝數馬之風無慙石氏舞象之日已號璧人李十郎生  
相國家自有山林之致范仲淹作秀才日便存憂樂之  
懷宜乎富貴逼人文章驚世不僅子衿之選行看祖笏  
之還而乃紅休已失其故封黃散徒存其舊望易消白  
日難到青雲未免銅狄傷今金徒感舊公少時隨父宦

游江右適文靖公總督兩江避嫌改秩遂辭手板來拜  
牙旂時則水驛更籌護以亭公之弩矢舵樓燈火照來  
節度之旌旗何其盛也江山無恙風雨重來鬢已二毛  
裝惟一葉因繪江行感舊圖紀之夢華小錄不無故我  
之思穆護新隘大有勞人之感然而君子安雅達人  
大觀付舊事於飄風證此心於明月不乞木居士之福且  
從麴秀才而游花底扶頭酒閒招手食無三九醉已二  
參不必鯖仿五侯膳司九婢而大飽獨酌謂輒飽之已  
堪小戶客來卽清談而亦可君平坐乎市肆臣朔雜以  
詼諧或高齋學士之與遊或卑田乞兒之共語可謂游

於人外和其天倪者矣至於說禮敦詩承平王孫之態  
恤孤矜老慈悲菩薩之心秋風其涼飲蘆中之窮士夏  
日可畏蔭樾下之暍人則又壺士傳爲美談輿人誦其  
高誼者焉未登大董遽隕少微於道光二十四年冬十  
二月二十八日疾終里第嗚呼哀哉公娶戴氏乃先君  
子中表妹而兄林又公之壻也樾十齡就傅五載依公  
不徒以一第相期乃并以千秋見待自惟年齒未逮終  
童便謂文章當歸阿士憶公疾革之日猶出江行感舊  
圖索題爲製長歌一章而歸之公呼燈就枕忍死讀詩  
氣已斷而不復成聲日未暝而尚能辨字已而歎曰死

是歸人生爲欺魄既鐘漏之俱盡何金石之不流然而  
病骨易消名心難化與其誦鳩摩之神咒乞此餘生不  
如將除志之微名託君後死或爲小傳粗述生平苟有  
見於集中卽無憾於泉下樾遷延敝罔未敢當也而公  
長逝矣嗚呼公叔垂危之語張堪知己之言過喬太尉  
之墓前可爲腹痛起顏士遜於地下終負心期謹按禮  
諡以易名諱以表行爵非有諡諱又何施然而縣賁父  
潘岳知幼之可以諱長也竊緣此義敬著斯文望丹旒  
其已遙書素旂而無及嗚呼哀哉其辭曰



石鼓山下靈光巋然一朝星隕哲人萎焉祝噎不效餐  
霞而仙算隨臘盡逝在春先嗚呼哀哉惟公家世累葉  
清華天上黃鉞門前綠車宜顯於世以昌其家如何覺  
舍老此蘭芽嗚呼哀哉惟公內行孝友誥誥伯霜仲雪  
合爲陽春醋溝勸學糠市憐貧善人無祿鬼伯不仁嗚  
呼哀哉公隱於市交無賢愚晉國大駟魯中諸儒苟入  
其室誰非吾徒而今已矣寂寞黃壚嗚呼哀哉公隱於  
酒無慮無思提壺挈榼餽糟啜醪公眞醉矣臣復中之  
金伶墓上誰酌此卮嗚呼哀哉嗟予小子曾從公游總  
角之歲許我千秋蹉跎老大將貽公羞愧無巨筆書此

旗旒嗚呼哀哉

李春帆誄

李君春帆名襄黟縣人子及門士簡庭明經從兄子也  
叔夜幼孤彥昇早慧風舅草翁之對已見聰明玉昆金  
友之間尤推僮儻少於簡庭者二歲同趨家塾並受楹  
書試童子之郎每同鋪席拜先生之坐不隔門牆喚作  
吟朋視如弱弟叔寶之風神可想阿孺之才具尤高凡  
親故往來歲時伏臘一經踰度無不周詳張曾子爲鄉  
里所推杜伯夷有奇童之目簡庭呼蕭藻爲迦葉愛劉  
孺若明珠雖行輩有懸而形神無間也歲在癸卯母病

幾危時則伯兄遠客齧指難招諸弟扶牀牽衣尚小盡  
其一人之力歷乎三載之遙帶下求醫囊中採藥倭子  
勸餐而必飽黃童扇枕而能涼卒使貞疾有瘳慈雲無  
恙雖古人江魚孟筍亦何以加於此乎乃至丁未歲而  
其祖父母又相繼病八旬年老二豎災深沃盥固賴扶  
持帟膾亦資浣濯其婦朱氏心力忘劬晨昏盡瘁堂前  
進乳廚下調羹而孰意勞可傷生孝真竭力疾風忽起  
竟占吹竈之凶明月重來未免倚欄之感雖白華絳足  
無改承歡而紅粉碧雲能無傷逝既仲宣之體弱又奉  
倩之神傷亦自知不復永年矣然而形骸欲化神識未

衰臨歿猶從容謂簡庭曰書劍無成鐘漏俱盡委形隨  
化亦無費焉惟是偏親垂暮孤子始孩九死之餘一言  
爲託嗚呼鳧沒欺魄誰知修短之期烏死哀鳴未改纏  
緜之性是亦可悲也已今年春簡庭從余於京師固請  
於余追爲此誄一坏土掩欲書丹旄而無由再世人來  
好與金環而共認誄曰  
黔山之下爰有素風隴西之子實惟終童瓊姿鶴鶴劍  
氣熊熊書修保傅集訂童蒙雖讀詩書不暮青紫綵服  
斑斕能令親喜石奮浣帑王延温被至誠感神母病竟  
起非無兄弟伯淮季江停雲千里聽雨一窗亦有嘉耦

外集四  
蛩駘必雙蘆簾紙閣玉漏金釭生死相依乃惟臣叔騎  
竹同嬉編蒲互讀夜臥聯牀晨餐劃粥爲同隊魚爲呼  
羣鹿其齒雖弱其才則長入粗入細可圓可方十人足  
了一面不忘韓嬰心細管輅膽剛天不假年斯人竟天  
珊網收遲玉棺降早黃口兒孤白頭親老顛倒遺書飄  
零殘稿嗚呼哀哉曇花易謝泡影難圓修文何地成佛  
何年或如羊祜再續前緣白瑤宮遠望斷人天嗚呼哀  
哉

祭文

公祭相國杜芝農夫子文

嗚呼霖雨方甘江左拜謝公之埭慶雲忽散天邊增傳  
說之星綠野俄空黃扉竟掩送溫公之葬野亦焚香聞  
子產之喪人皆捐珉而况歐陽公之坐上許見文章安  
昌侯之堂前與聞絲竹者哉惟公秀毓青齊門承黃散  
蘇瓌有子早見賞於  
九重盧肇登科洵無慚乎第一遂乃西清待漏東觀讀  
書既簪筆以趨朝復乘輅而出使王珪之去送以金蓮  
李泌之來召以銀信使星旣入卿月俄升旣踐容臺旋  
移水部蓋王茂宏令僕之才李棲筠公輔之望固已肇  
於此矣而乃未登鳳閣以調元先入

龍樓以待學金谷來軒轅之間綠圖爲顓頊之師每當  
怯薛風清觚棱日暖尚書履至丞相車來聽高季輔之  
言珍逾鐘乳味崔伯深之語清若縹膠此十七年之情  
懷長留

宸念而一个臣之風度獨重朝端者也槐嶽既登鹽梅  
攸寄格心道大造膝謀深元振之入省中或十四昔而  
始出渠牟之對殿上每五六刻而未終蕭規曹隨務崇  
其寬大房謀杜斷動合乎機宜以百辟之儀型承

兩朝之知遇柏梁酒罷教編

御製之詩棘院茶清屢拜文衡之命入玉堂之署笑看

弟子橫經修金匱之書特許老臣秉筆崔家父子並駕  
軒輅温氏弟兄同居華近凡遭逢之特異皆倚任之逾  
常今年春因黃流之軌未遵致赤子之勞莫息庚郵入  
告丙枕難安特簡重臣俾敷惠政公朱軒就道赤烏辭  
朝顧温樹而依依聽禁鐘而戀戀

玉音問答猶陳忠愛之辭

金殿平明大有徘徊之意然而使車旣去奏牘頻來卽  
經畫之周詳知精神之淵著富鄭公之境內屋廬衣服  
而皆全鄧仲華之車前班白垂髻而盡樂方謂堂開畫  
錦將徵永叔之文誰知樓署望京長抱令狐之恨結旌

不返遺表俄陳千里星馳  
九天雨泣念堂前之親老珍藥先頒知膝下之兒賢清  
班特晉千秋之論獨斷於  
宸衷一品之階更高於保傅温言慰問已勞  
救使頻來異數便繁竟荷

乘輿親奠懸車之父扶拜

天顏勝帶之孫攜來

帝座較之垂涕而問桓榮加縛而封丙吉雖哀榮相等  
而震悼尤深矣某等游韓愈之門共欽北斗問謝安之  
墅猶在東山方霑化雨之施忽訝台星之隕乃瞻丹旄

敬薦清尊三載登龍忝作李君之御千秋下馬長懷董  
相之恩哀哉

呈

公請林敏齋前輩入祀鄉賢祠呈

竊惟圭璋之品士大夫所以立身俎豆之光都人士於  
焉觀德是以豫郡留先賢之像襄陽傳耆舊之書既矜  
式於士林宜光榮乎祀典伏見故湖北糧儲道林公諱  
培厚者秀鐘東浙系出南安聲儔一翼登鱣堂而秉鐸  
名尊千佛企鵬路而搖鞭既題羶筆之名便與玉堂之  
選花甌日暖羣公推作賦之才棘院風清多士服論文

之識詞垣珥筆手披

四庫琳琅

帝展書名身寄一方保障酌岷江而勵潔履蜀道而忘  
難智察稻芒獄無疑而不破力除籬本盜有藪以皆清  
頒鑄戶之規條而梟心向善嚴鐵官之禁令而鶴膝銷  
鋒迨移蒞夫丁沾復恭承乎

異命

螭均召對

鳳詔傳宣謂潔己而愛民是漢代循良之吏俾承流而  
宣化作唐時觀察之官霖雨三年福星一道講救荒之

政野絕鴻整陳治水之書河清牛尾蕭育杜陵男子不  
避羣嫌吳公天下治平終邀

特簡念天庾之重敢辭使節賢勞盡臣職之常每荷

璽書褒獎益其精誠之至既有以上結

主知而其孝友之風更足以下垂家範維桑與梓愛早  
篤於童年匪我伊蒿哀不衰於中歲薄許武分財之陋  
不取錙銖推丁鴻讓爵之心竟邀

綸綽其克敦乎天顯洵無閒乎人言至於燔券仁心指  
困義舉啟少陵之廣廈以招賃廡之賢開文翁之講堂  
以待橫經之彥臨池作字從無草草之時仰屋著書總

繫林林之命典型雖遠景仰同深名實既符馨香不愧夫

聖世風聲之樹援既往以勸將來里人月旦之評雖私議而符公論伏祈鑒茲眾悃籲請

天恩俾崇祀乎鄉賢以俯從乎物望肅明禋於千古允為大典之光畱碩望於一鄉并樹人倫之準

賓萌外集卷四

蘇城陶升甫刻

賓萌外集四卷德清俞蔭甫太史所撰駢儷文也太史天才亮拔慧業英奇早掇巍科久標清望劉公幹時有逸氣陸平原雅擅文名當其組織萬言雕鏤千古舉凡述德表忠之製抒情敘舊之篇莫不妙奏鏗訇蔚成藻麗若夫典司著作倬直承明凌雲侍從之班近日神仙之望玉堂給札書從鳳唼啣來金殿掄材墨向螭頭蘸飽景福受釐之際平叔詠康太和陪位之期敬輿聽樂如館閣進呈諸賦颯颯乎鳴盛之音焉泊手持衡東洛擁傳中州敷經訓而衍師傅議祭禮而推聖澤特升子產躋蘧林二友之間增祔孟皮列路哲兩賢之上重華

古殿宜招靈甫同龕元聖崇祠合進伯禽配食如廟庭  
從祀諸篇秩秩乎維世之教焉然而羊祜位顯猶戀角  
巾馬援宦成更思款段雖賞嵩高之勝恆吟苔雪之清  
旣而霜急鴻飛風高鷁轉掌禹錫以難題被議潘安仁  
以易退去官數載倦游今茲主講分齋授藝士奉胡瑗  
廣學培英人尊趙德持羣經之正議黑白忘懷定諸子  
之公評丹黃適性洵所謂升沈不概其心出處不渝其  
志者矣文瀾誼聯維梓交締漸蘭爰因跋尾之篇用博  
伸眉之笑八分手簡永珍遠道深情什襲牙籤待述名  
山盛業秀水杜文瀾



